



830740

周易說畧卷三

三三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此卦五陽盛長一陰將盡三月之卦也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決之而已不勞餘力也故其卦為夬夬者決也文王以為君子之決去小人固自有道必聲揚其罪于王庭之上使其惡狀明著眾人曉然知其當去又必蓋誠以號呼其眾相與協力而共去之然君子之防小人也常踈而小人之窺伺抵拒夫君子者常密彼之罪雖著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必當告命自其私邑以之自治使之无隙可乘无過可議務有以大服其心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夫如是則我之去彼者有道彼之伺我者无間小人可得而決而利有所往矣

周易說畧 卷三 夬

夬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卦名爲夬者決去之義也以五陽之剛而決一陰之柔去之不難也其卦內乾外兌是君子之德就剛健而又和說故其決小人也緩縱以失機亦不猛厲以生變處置合宜而甚和也健而說二句和字內兼有健說不以夬對健和對說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詞云揚于王庭者以一柔而乘五剛是小人而加于衆君子之上竊據高位是卽其罪也孚號有厲者言夬小人者必危懼以處之其道乃光也吉自邑不利卽戎者專尚威武則致窮困而不利也利有攸往者言夬小人而用此道則剛復一長而陽道純矣陰无遺類矣故云利有攸往也蒙引云剛長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

國圖 六情圖 書經 禮記 易經 春秋 詩經 楚辭 漢書 史記 宋書 魏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欽定四庫全書

一段其意若謂小人既決君子滿朝則吾道大行而無往不利也時說多適用而卦詞利有攸往則尚主小人可決說是一說參互覺未安愚謂二義未知孰勝但前後歸一即可耳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其勢必潰決而下故爲夬夫澤決而下則下得滋潤之利故君子觀此象以之施其恩澤遍及于下亦若澤之自天而清也苟居其恩澤而不肯施則失待下之道而爲在上者之大戒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九當決之時而居下任壯爲勇于前其趾之象夫決去小人自有其道壯非可任者况居下位而任壯是以新進之人而欲快志于一擊凡所爲揚庭學號而告自邑者皆所不足而一于卽戎也如是而往必以不能勝而成咎矣○前輩誦爲咎多云自爲咎愚以爲不必只輕說以不勝成咎而自取之意自見

周易說畧 卷三 決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之決小人必事出萬全而後可今初九未嘗有可勝之道徒任壯而往斯其自致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性既不過乎剛又得中道於凡事又能酌得其宜以此而當決之時爲能警惕號呼以自戒備雖有事出非常如暮夜之間倅有兵戎亦以有備可以無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之雖有戎而無恤以其剛而在下卦之中是能得中道處事合宜者故知戒備而可以無患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而剛過乎中爲欲去小人而壯見于面之象任象陽之中而獨與上六爲應又爲獨行遇雨之

象公教以處之之道曰君子欲去小人而剛壯之氣見于其頌則事未成而機先露必為小人所乘而有凶矣入之待小人願其木心為何如耳君子之心果能決而又決以去小人則雖暫與之合如獨行而遇雨至于相入之深而若濡以致善類之愠怒終必能決去之而无比昵匪人之咎不愈于壯于頌而有凶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能決而又決以去小人則終不為其所免而可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失其剛而无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劣于德而无善處之術故當決之時居則不安而志欲進以剛有不足又雖進而不能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惟其欲與眾陽競進故有此悔耳若能讓眾陽前行而已隨其後如牽羊然庶乎得進而无悔矣此誠轉危為安之道也然為九四者方志在于進雖聞此言必不能

周易說畧

卷三

三

奎支

信也將奈之何哉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而不能進者以其以陽居陰无剛決之才也不能進則宜安處其後矣而又聞言不信者以其无知言之智而聽之不明也

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夬之時為夬之主有決去小人之責者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為其所入者必深如苒陸二物之受陰氣也若能不係于私決而決之期于必去其去之道又不過暴而合于中行則不受陰邪之累而无咎矣。大全小註朱子云苒陸是兩物苒馬齒陸商陸木義作一物則承程傳之說似不及語錄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夫夫而合于中行固无咎矣然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其中心寔有所私係而未能光也。○中未光中字即指中心不必依程傳作中道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見決而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凶言小人至此无復可長久之理昔之播惡流毒灼天熾地不可嚮邇者將燼滅而无遺矣在小人豈意其至是哉

三三異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周易說畧

卷三 姤

四

奎交

陰央盡則為乾四月之卦。至此卦一陰生于其下為五月之卦。向也本純陽之世。今忽有一陰萌蘖于其間。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其卦為姤。姤者遇也。文王係詞以為。姤之為卦。陰邪偶遇。已非正道。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古者不可用以取女也。○本義程傳俱主取女一事。言蒙引以為人事之占是也。誠齋楊氏云。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便自推開說去。近說云。姤者一陰卒起。非人意料所及。又以一陰而遇五陽。一小人之才。辨智力。足以抵當眾君子。女之壯者也。君子當制之于微。不可昵近信用。而自貽害也。則女壯二句。純是象而古在內。近日舉業家說經便徑。大率如此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為義。非所望而相遇也。此卦以一陰之柔。而遇五陽之剛。是陽明之世。而一陰忽至。非人情所期望者。故

謂之
姤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卦詞言勿用取女者以取女本欲其終身與偕以成家也。女德不貞而過壯如此不可與之長久。故戒以勿取也。近說云勿用取女者小人害正暫與共事且不可况與之長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遇之為道又自有其善者自卦體觀之陽與陰遇是天地之氣兩相遇合以成變化則品物長養而形形色色无不章明矣。此造化相遇之善者也。本義云以卦體言指陰陽也。一與五字在所畧矣。近多用大全張氏之說以為五月夏至一陰生萬物相見乎離。與說亦巧然是以卦氣言非以卦體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姤

五

奎爻

自九五觀之其德則剛其位則中正以如是之德而遇如是之位則德以位顯而大行于天下矣。此人事相遇之善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若夫姤之為卦一陰始生其端甚微也而其漸則將不及制非見幾識微之士早為之防禍有不可言者其時義不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人君體之以施其命令誥諭乎四方使聞言者皆曉然如上帝之意亦无一民不與君遇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當純陽之世。初六以一陰始進陽之勢猶盛而陰之勢尚微。爲初六者若能自止而不進。如車之繫于金柅然。是能守正也。則吉矣。若不知自止。進而有所往。以害君子。則立見其凶矣。自古小入害正。未有不及于禍者。况當方微之日乎。然在小入之心。求有不欲害君子者。如羸弱之豕。求能跳躑也。其中心則誠在乎跳躑矣。直須時耳。君子可以其尚微而不早爲之防乎。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之欲其繫于金柅者。以陰柔之勢欲進而害平君子。故止之使勿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比而相遇。是小人在其統御之內。惟我得而制之。爲包中有魚之象。若能制之。則禍萌可銷。而无咎矣。失此不制。而待賓制之機會。一失賓且无如之何其。善寧有旣乎。故曰不利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六

奎文

象曰包有魚義不可及也

包而有魚。我有制小人之機。宜急盡制之道。揆之于義。不當更待乎賓也。木義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向所言遇衆。似言小人得結納乎衆人。故說者以得時乘勢。助之蒙引云。我失不制他人。莫奈他何矣。似另一解。予據蒙引。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性躁而欲有所遇者也。下旣遠于初上。又不應于上。上下皆无所遇也。故居則欲進而不安。行則勢孤而不進。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進退失據。如此可謂危矣。然有得于陰者。亦恒失于陰。今雖无所遇。而孤危當不累于陰邪。而無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之其行次且以其上下皆无所遇行而未能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九四為正應則初六者九四所屬之民也今初六已遇于二而不及乎四是民心離叛為包中无魚之象民心既失難將作矣凶所以自此而生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者已之民也何以无魚而起凶乎惟所為不道自遠絕乎民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主卦于上為眾君子之長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如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甘美必潰之瓜也其防之之道當如何必能韜晦才美不使外露靜觀其勢而密為之圖則能消患于方萌而陽道之欲

周易說畧

卷三

七

奎支

消者倏然而復如隕之自天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之能含章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使无中正之德必不能深自斂藏而靜以制陰矣其有隕自天者以其所存之志不違乎時運之常體陰陽消長之機察其幾微而含章以挽回之故造化可以回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而當姤之時為求過于尺而以其角之象角之為物剛而居上者也夫人之相過必降志相從和氣相接乃能合也上九高亢如此誰其與之亦可吝矣然既无所遇則亦无陰邪之傷故雖吝而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姤其角以其以剛居上而致窮故吝也

三三 坤下

萃亨。主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此卦坤順兌說。君民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情聚也。澤上于地。津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又萬物之聚也。故名爲萃。萃者聚也。文王繫詞以爲萃之爲卦。王者可以格于有廟。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子孫之格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聚祖考之精神。而承事之。萃卦之義爲萃。故爲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當萃之時。利于見大人。以得亨其萃也。又利在于貞。蓋物既聚矣。必得大人以爲之主。苟其萃也。又利在于貞。蓋者。苟合而無統。無統則爭。安得亨乎。使所聚不以正。則聚爲苟合。亦不可以見大人。而致亨。故又利于正也。其祭禮也。用大牲。乃得吉。以時當其萃。百物富有禮。不可以儉也。人之欲有爲者。利于有所往。以德至于萃。則應用不窮。故往而必利也。○大全朱子曰。象辭散漫。說一段甚可玩。知四項不必相承。蒙引卦詞四項皆從萃之一

周易說畧 卷三 萃

入

來字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彖傳曰。卦名爲萃者。聚之義也。以卦德言之。爲順以說下。順以從上而上。和以御下。君民之情聚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君推誠于臣。而臣效忠于君。君臣之情聚也。合君臣上下而連爲一體。故謂之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順天命也。

卦詞云。王假有廟者。謂聚己之精神。以致孝享于祖考也。利見大人。亨者。言其聚之聚。本出于正。而非苟合。故利見大人。以爲之主。而致亨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物既聚矣。而後用大牲。德既聚矣。而後有攸往。皆順乎天理之正。故云吉與利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道又不盡乎此試即所聚而觀之天地高卑有定位矣而乾施坤承未嘗不聚也萬物性命本各正矣而類應志通未嘗不聚也天地萬物之情不于此可見乎天地萬物皆同于萃萃之道何大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津潤上行萬物繁殖故為萃君子以為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當萃之時人聚物多則爭所由起不有以防之可乎故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而萃可以常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无咎

初六為九四正應本有孚以相與者也而隔于二陰為其所惑當萃之時志在求萃而不能自守于是前之有孚于四者不終乃亂其常度而妄萃于二陰是其咎也為初計者當何如而可此時若號呼以求正應則必一

周易說畧

卷三萃

九

奎文

握為笑夫見人之守正而笑本世俗之恒態不足計也能不恤眾笑而堅意以往則无乃亂乃萃之咎矣。註一握程傳云俗語一團也謂眾以為笑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亂而妄萃惟其志為二陰所惑不能自主而消亂也若非志亂則必萃于正應而不苟聚于比近之陰矣。爻下及象乃亂乃萃亂字只據行事上說變常失守也若作志亂則其志亂也句為複語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既不可係于二陰而失九五亦不可獨萃九五而遺二陰惟牽引二陰皆効其忠以萃于五得以人事君之道吉而无咎矣夫二之萃于五也二中正柔順虛中无私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寔不疑以下交是下之孚有以感上之孚也故卜祭者而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或以事君不用煩文而上諒

其誠貼利用禴。此意在爻德內。在孚乃利用禴。之前用禴。本占若以事君貼之。是象非占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之引吉无咎。以其中心應五。未為二陰所變。故引而萃于五也。不然將不來萃矣。况引人以同萃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而求萃于近才德。既不足取重于人。而无端而自在。故人莫之與。而求萃不得。其萃如也。嗟如矣。何利之有。然三之視上。本其正應為三計者。惟往從于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而後往。則是以窮來歸。而非其本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雖與之萃。亦不足得志。故小有可吝也。然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質之于義。畢竟无過。雖小吝亦所不恤矣。所惜者見之不早耳。○求萃于途。程傳指四與二言。同一上也。曰无應與。自俱是。六言也。曰正應自爻位相對言也。

周易說畧

卷三 萃

十

奎文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順從乎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眾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得為正。則其所以萃乎上下者。得无有枉道而合。非義而得者乎。如有之。不得為大吉。不得為无咎矣。故占者得此。必其萃于上下者。一出于正。而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爻詞云。必大吉。乃无咎者。以其以陽居陰。于值不當。而有不正之嫌。故戒之如此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陽剛中正而人信之當萃之時而有尊位德與位稱而无咎也。若或居此位而人有不信者則是德有未至也。但當反已自修果其德能元而有長人之善且永而无間貞而不雜則何不可信之有。而匪孚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之時而有位必德稱其位而後可其或德未至而人匪孚者則其志猶有所嫌而未光也。

上六齋咨淪洩无咎

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夫陰柔則質弱无位則望輕以當萃終必散之時雖求萃于人而人莫之與矣故必憂懼之甚其齋齋咨其狀涕洟乃僅可自保而无咎也。

象曰齋咨淪洩未安上也

上六齋咨淪洩以求萃不得故不能自安于萃之終如此此其所以得无咎之道也。上即萃終

周易說畧

卷三萃

土

三三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于四。是柔以時升也。故名曰升。文王繫詞以為升之為卦。以卦變言。既柔以時升矣。且卦德內巽外順。是德之利于進也。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又機會之利于進也。其占當得大亨。所謂大亨者。如何用見大人。則必一德相孚。而勿憂其不合。前行以求進。則必遂其進而得吉也。他卦本義于卦名多兼取大象。此獨不取地中生木。不知其說。

象曰柔以時升

卦之名為升者。以卦變自解而來柔之居于三者。今以時而進居于四。柔德乘時而登用。故名為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其占元亨者何也以卦德巽而順卦體剛中而應夫內
巽則其心善酌乎事理外順則所行不失乎時宜有可
升之德也以誠心上交而見信于上。又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既曰元亨又申之曰用見大人勿恤言其必相契合而
有慶也曰南征吉言必能達其道而志得行也此升之
所以爲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巽居坤下是地之中有木伏其生意發達而上爲升之
象君子體之以慎持其德激以直內而念念皆慎義以
方外而事事皆慎始自一念之善積而至念念皆善始
自一事之宜積而至事事皆宜由下學之功漸累而上
遂窮神達化蓋性至命而高不可企大不可量
焉其德之升亦如木之根伏地中自下而上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升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柔順居下爲巽之玉有溫恭之德者也當升之時
而巽乎二陽之賢爲二陽所重挈之而進其能升必矣
占者如也則爲君子所汲引信能升而大吉也。大吉
卽指允升不必推開說程傳允者信從也與本義異解
便于敷衍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乃允升大吉者
以其巽乎上之二陽而與之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中之玉虛中以下
應君臣一心相信者也卜祭者能有誠信如此利用禴
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以已之孚致上之孚君臣相信則道可大行澤及天下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之時本可相進者也進臨于坤又遭逢坦易故其升也莫之或阻為升虛邑之象而占如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所謂升虛邑者言其進无所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六四正柔以時升者以柔居柔柔順之至是人臣能積其誠意以升而事君也斯君无不格而志无不行矣王

周易說畧

卷三 升

三

者用是而亨于岐山故有受福之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言王用亨于岐山者以六四有順德能積其誠意而有事于升其可以上通乎君者即登祭乎山者也○亨于岐山與二爻利用禴談家多以爲象本義于二爻曰義見萃卦于此爻曰義見隨卦彼兩卦皆以爲占故此處亦當作占象傳本義曰以順而升有事于山之象又不知何說俟質解者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陰居陽不正也當升時而居尊位欲升其治能登之上理難矣故公戒之曰必反其不正以歸于正而能貞則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治化可興而得吉其升也如升階之易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云貞吉升階者言其能貞則治可定
功可成大得其康濟天下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是昏冥而升況酣于勢利而不知止
者也終身盡力于外物甚可惜也夫義禮之正乃人道
所當不息者是為不息之貞若移此心于不息之貞日
循夫天理而孳孳不已將積小以高大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而不知止恐其進之之極唯有消而巳終不
能有所加益也冥升亦何利乎固不如移其食求无已
之心轉而

三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周易說畧

卷三

困

此卦坎下兌上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困
四五為上六所掩陽為陰蔽窮而不能自振故為困文
王繫之詞曰困之為卦卦德坎險兌說是在險而能說
體二五剛中有大人之象占者能于困時守義安命處
之泰然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困而能亨則得處困時
貞矣此惟大人乃能如是吉而无咎者也夫人當困時
靜默自悔乃其宜也若夫輕有所言則人莫之信益增
其困矣又處困者所當戒也諸說多云困而有言則
非處險而說困貞而貞矣是以言為求以免困之言愚
意以為只泛說為是求以免困之言困不可即泛常憂
時感事自抒所見而哢哢向人亦非有是氣象世固有
身不見容而強聒效忠者求有不取笑而貽訛者也

象曰困剛揜也

卦名為困者以卦體坎為兌掩四五為上掩二為初三
掩皆剛為柔所掩也剛既被掩不能自伸故為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

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矣何以曰亨以卦德險而說是身雖困而心之亨者自如未嘗有所挫損而或失常人不足以與此其惟君子乃能之乎曰貞大人吉以二五有剛中之德故能以理自信而遇不足以移之此所以得處困而亨之真所以為大人也曰有言不信者以人當困時本宜靜然乃尚口而有言誰復信之者徒取困窮而已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之處困惟視乎義之當然義所當為在所必為義所當守有所必守委致其命而有以遂吾欲成之志志遂而生幸也志遂而死亦所安也此其困而亨之道也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以陰柔之才居困之下是當困時而處至卑且在坎體之下又為昏暗之甚其才其地其時皆不足以有濟者也其困而處卑也為臀困于株木之象言其在下而不安也其昏暗之甚也為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言其迷无所見日久而不能自出也

周易說畧

卷三

五

奎文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入于幽谷者言其幽暗而不明也

九二困於酒食來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是有濟困之德者上有剛中之主道德合與之相應則倚任甚專賢勞獨萃為困于酒食之象而上之寵錫之者日新不已為朱紱方來之象古者遇之惟利于盡其誠實以上交如亨祭者然則雖所適非時不免于以征行致凶而于義為无咎也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當困時乃有酒食朱紱之慶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象引云困于酒食舉爻詞一句中有慶則困該下矣。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人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善處困者也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四之剛堅而不可動是困于石也居二之上欲藉二以為安二之剛不能承伏于其下也是居于蒺藜也土為四所困下為二所困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而家不可保故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可知矣。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之據于蒺藜言其所乘者二之剛不可據以為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言其不善處困而益以困知是之不祥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困

六

奎文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九四與初六為正應九四處不當位才不足以極初之困而初又為九二所隔是四之來拯乎初者未能遽至而初又受困于人不能自拔以前故為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此惟四之才弱不足以拯其正應故至此其占亦可羞吝矣然邪不勝正要其終固有必合之理也。易象言云凡爻以下為來以上為往來字當指四爻言。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來徐徐其跡似乎坐視初之困而不恤矣然其志則實在于拯下也故雖不當位而才弱不能有濟于初終必相遇而與之合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而受其蔽下則乘剛而為所逼于是用以奉我者皆適足以困我矣故為劓刖且則

則赤綏无所用。而反爲所困之象。然九五有剛中之德。而又說體剛中。必能除其蔽去其逼。遲久之後。有喜說之。而困者不困矣。且剛中爲誠寔之意。誠寔則无所不格。占者以之祭祀。亦无不利物也。

也。象曰：劓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剛者。陰揜則蔽乘剛則危。受困如此。其志爲未得也。乃徐俟之。又得志而有說者。以其有中直之德。發應節而動順理。故能濟困而有說也。利用祭祀者。以其剛中則誠无不格。而祭必能受福也。

上六困於葛藟。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才木弱而當窮時。故其象爲困于葛藟。東縛而不得解也。爲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則輒有悔。无所往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以征矣。蓋由陰柔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

周易說畧

卷三

七

奎文

變故占若能悔。筮前之非而改前之爲。則可以征而得吉。无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之困于葛藟者。以其處困者有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爲吉行也。

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此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之象。故名爲井。文王繫詞以爲井之爲物。居其所而不遷。邑可改而之。他而升不可改。井旣不改。則无所失于舊也。无所增于舊也。而往來者皆井。其井而得其用矣。是道之經常不易者。他事或可變通。而此則斷不可改。不改則人皆賴之。以利齊也。然守舊之道。貴于能敏。以要機。

若汲井者沉至于出井矣乃未盡其繙而羸其瓶則凶矣是人之保其常道者不敬以守之至于幾成而敗則所喪必多而凶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

卦名爲井者以卦象言之巽入乎水之下而水上行于水之上有似乎井故名井夫井之爲井致養乎物而不窮者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沉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

瓶是以凶也

卦詞云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有剛中之德剛則有守而能柔中則不偏而善因故不改而人得井其井也沉至亦未繙井是養道未成尚未有功之時也乃不能敬慎以至于羸其瓶則常道既失所喪必多是以凶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六

奎文

味傳是以字及本義所以完羸其瓶只是敗壞舊法之象凶尚在後面言既壞舊法將來喪失必多不可便以羸瓶爲喪失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井養之義知民之不可不養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安存慰藉之又教以族間相親患難相恤勸勉之便交相輔助焉上既有以養民又使民交相養君子所以爲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切初六陰柔則无泉而无利濟之德居下則无位而无及物之功德位俱劣爲世所棄故其象爲井有汚泥人不之食不惟人不之食此廢棄之舊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言其陰柔居下澤不及物也
舊井无禽者言其不能濟物爲所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德足養人者也然上无正應以爲之汲引惟
下比初六之巽交故其功不上行其象爲井谷之泉惟
射注井中之鮒而已汲水之甕敝漏而莫之汲也。二
句相連說鮒小魚一名鯽宜畜井中者甕汲器瓶之屬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之惟能射鮒以上无正應爲之
汲引故功不上行非其德有不足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德之純也居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
象爲井清潔而人不之食爲吾人之所心恻其恻之也
以爲井之可汲如此便遇王者之明必汲之以濟物而
施者受者并受其福矣其如未遇何也。蒙引云本義

周易說畧 卷三 井

奎文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井
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
井渫矣而不食此行道之人亦爲之心恻也有德
如此但求有王明則必用之而上下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陰柔无及物之才然居得其正能自修治不汚于
濁俗其象爲井之甃治不使腐壞而其占爲雖功不及
物亦可自善
而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者言六四
之自修如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德以位傳功及于物其物其象爲井之清潔而其甘寒之泉爲人所食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所以見食者以其位之中正故利濟有機而成及物之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上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揜是澤及于物而出之不窮也爲井見汲取而不覆蔽之象占者若能自實德而其施不窮亦如井之有泉而出不窮則入元不濟而大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之占在卦之上者以其出也有源而人元不濟爲井道之大成也

三三離下兌上

周易說畧

卷三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孚

奎文

此卦兌澤在上離火在下水火互相滅息中女少女同居而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革者變革也文王以爲變革之事民情所駭必待巳革之日真見其有利而无害乃始信其爲可革也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理勢然也故革之可巳者且須巳志其高不可巳者雖初有未孚而亦不恤也要期于革之當耳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故其占爲有所變革元亨而惟元不濟利貞而事无不正則所革皆當而妄革之悔可矣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卦名爲革者自其取象于物言之澤上火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物之革者也自其取象于人者言之中女少女合爲一卦是爲同居少上中下倫序有乖而成仇隙是其志不相得人情之革者也故曰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卦詞云巳日乃孚者言革而取信于人之難至革之已定而人始信之也其占為元亨利貞悔亡者以卦德文明以說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說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故其所革推行皆準而大亨合乎道義而以正如是以革則非不可革而革者也亦非尚可不革而遽革者也革而當矣故人皆信之而妄革之悔乃可以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自革之道而極言天地之氣陽極而陰陰極而陽寒暑相革而四時以成矣湯革夏之命而為殷武革殷之命而為周實上順天心作君作師之定理下應小民厭亂思治之大情矣天道變改帝祚遷移皆不外乎革革之時不其大矣哉

周易說畧 卷三 革 三 奎文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火為水滅革之象也君子體革之義以為革之大者莫過乎四時故推日月星辰之遷易治為曆法以明分至啟閉之時使之不爽焉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有革也然居初无應居初則位卑而不當事任无應則上无援而不得自伸故占者未可輒有所革惟當以中順之道堅確自守而不妄動如鞶之以黃牛之革則善矣。鞶用黃牛之革占之象也初九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順故教之如此象引云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

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之宜輦用黃牛者，以其居初无應，不可以有所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于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終非可輕議者，占者必當從容相審，至已確然可革之日，然後革之。則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无紛更之咎矣。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見可輦之日而後革之，則其所行有嘉美之功也。蒙引釋已日乃孚云：已日已革之日也。知已日乃革之當可革之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周易說畧

卷三 革

五

奎文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于革而不審者也。占者以是而往，革則凶，雖所革者在所當革，而得其正亦不免于厲也。然其時則當革矣，所病者躁而不審耳。若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酌之者既審，斯有以取信于人，而可革矣。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是商量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是非成敗之際，酌之已審，可革必矣，又將何所往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陽德不純，革之資未善也。宜有悔矣。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正當革之時，而剛柔不偏，革之用爲得其中，故其革不乖事理，不拂人情，而悔可亡。使在義雖可以革，而在人或未之信，則亦未可革也。必人皆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從下有不孚矣然後舉其政令之未善者盡改之則為前事不被收更化之功而得吉占者如之則應其占矣

九五大人虎變柔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制禮作樂修政明刑舉一世而更新之皇風丕變人文宣朗如虎之希革毛毳文彩大著也占而得此當有此應然實未易能也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未占有孚本義作占法說程傳則以為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占字是卜度之意。胡氏云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于來蘇之先又似作未舉事而先見信于人說胡氏說人多用以便敷演寔不

周易說畧

卷三革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所謂大人虎變者言其以聖德而為革之時。王天下一新其文炳然明盛而不可掩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所謂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之時。充一人之在所革之中者其君子則遷善敏德光輝外著如豹之變其小人則畏威遠罪雖未革心而亦革面焉革道至此不可更有所事矣况上六陰柔唯守文為宜使其上有所行則必以紛更致凶惟安守其正則得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所謂君子豹變者言君子從化遷善根心生色其威儀言動之文蔚然而可觀也小人革面者言其雖未必革心亦順以從君之教念而不敢梗化也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亨

鼎之為卦。下陰為鬼。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文王繫詞以為卦象為內巽順而外聰明。有德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有位也。卦體五得中。而下應九一。一陽有助也。故其占為大善而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

卦名為鼎者。以卦之全體有鼎之象也。自二象觀之。以木入火中。烹飪之象。又鼎之用也。故名為鼎。極其大而言之。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鼎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亦此鼎也。以木巽火。本指下體巽卦言。巽字則作活。

周易說畧

卷三 鼎

雷

奎文

字用為入義。蒙引云。聖人是指為人君者。聖賢是指為人臣者。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其占曰元亨者。自卦象言。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內巽順而外聰明。有其德矣。自卦變言。鼎自巽來。柔自四而五是柔進而上行。以居尊位。有其位矣。自卦體言。以柔居五。既得中道。而下應乎九二之剛。得人以為輔矣。以是德居是位。而有是輔。是以大善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高。既鼎之象也。夫鼎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君子體之。正其所居之位。使內之所存。外之所發。无一不正。以凝其所受乎天之休命。而不失墜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其初。鼎未有寔。故无所謂覆公餗之愆。而舊日否惡之積。今因其顛趾而出之。則反爲利矣。如此則人之得妄非正也。而因以有其子。則利也。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何咎之有。近說顛趾是陰柔不勝任。出否是戒懼以自新。極便作交殊。覺不如本義之圓。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矣。然而實未悖也。盖以利于出其否耳。夫趾顛矣。乃云利于出否者。以其得九四之應。而上從乎。賈有取新之義。故云出否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實德充積。鼎之有實者也。與初陰密比。未免爲所迫。求彼之意。雖非不善。然相求而不以正。則共陷于惡。而適爲我害。是我仇也。二能以剛中自守。則我仇雖有陰邪之疾。終不能就我。而相免矣。人有德而不自守。則雖近小人。而不陷于其黨。吉之道也。

周易說畧

卷三 鼎

五

奎文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而有實。則宜自愛而慎其所之也。能慎其所之。則我仇雖有疾。終不能免我。而使我不至于有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過剛不中。故五本可從也。今越五應上而遊于事外。夫五爲鼎耳。鼎之所由以舉移者。今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上。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變革。不可舉移。而行塞也。如是則雖上承文明之映。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爲人所食。懷才不偶。膏澤不下。所以有不足之悔也。然五有聰明之象。三終上進之物。方將陰陽和合。而爲雨。則塞者可行。不食者可食。而虧其不足之悔矣。占者如是。利雖不利。而終得吉也。蒙引云。此爻簡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于其君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之所以革者以其過五應上失其裁制之宜也○或以為失君臣之大義恐太賅今從蒙引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任用小人與之共事則必不勝任而致敗猶鼎折其足覆公家人至于覆敗如此其凶可知矣○愚按鼎折足三句俱時象則其形渥句不宜屬人如受刑報好二說也姑演舊說以質知者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夫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于君其始未嘗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也今為大臣者誤用小人致敗國事如此何者相期之信今竟何如也

周易說畧 卷三 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虛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中德之君得賢人而任之專信之篤者也為鼎黃耳而實之以金鉉之象在占者則利在守正而任賢勿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為耳爻言鼎黃耳者言中乃其實有之德故云黃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于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如鼎之王鉉然人推剛而能溫則張施不偏變理得宜自然動與吉會矣故其占為大吉為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之取象于玉鉉者以其以陽居陰剛而節之以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

三三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震動也卦以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在人事為變而震動不安也文王繫詞以為震有亨之理危者使平天之道也所謂震亨者何如人若能安不忘危于平日常若震驚之來虩虩然周旋顧慮而不自寧則必獲安寧之福而笑言啞啞矣縱使變出非常如雷之震驚百里亦能不失所守之重如主祭者之不喪七鬯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則自有亨理矣其曰震來虩虩者謂其能安不忘危以為致福之道也曰笑言啞啞謂其常能戒懼則其後

周易說畧

卷三 震

七

奎文

不失其常度而安樂自如也

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震驚百里者言變故之來如雷之驚遠而懼邇也不喪七鬯者言長子當此能不失所守其出而承國家之重稷而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為重震之象天威之最著者也君子以之上畏天威常存恐懼之心而修其德省其愆以為格天之實事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當震之初能懼之于始者也故其始常若震來之皤皤而後則笑言啞啞其吉可知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其恐懼正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言其後能不失其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陰柔之質乘初九之剛故其當震之來不免危厲抑不但危厲且喪其貨貝且遠避而升于九陵之上其不遑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適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不能禦震之來而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所喪者不待追來而自復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之震來而厲以其以陰柔之質而乘剛所適之不偶也

周易說畧

卷三 震

天

奎文

六三震蘊蘊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居陰當震之時而居不正是在危懼之中而為行險之行者也必至于失其所守而蘇蘇然緩散自失矣占者若能因懼而行以去其不正則能轉危為安而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之震蘇蘇以其以陰居陽于爻位為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以剛處柔既失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又无可守之德陷于二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奮是當震時而遂滯溺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所謂震遂泥者言其句
促曖昧而未能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陰柔而居上位已非其所任而處震時則又
危急存亡之會也故往來皆厲无時而不危也然以其
得中則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
守則能无所喪而又能有與理之事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為危懼之行也其能有
事者以其在中故能自守而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隣无咎婚媾

有言

以陰柔之才處震動之極故震懼之甚志氣索索而欲
盡顧視矍矍而不寧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无以制事

周易說畧

卷三 震

无

奎文

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于早也若于震未
及其身而于其隣之時早能戒懼則不至于索索矍矍
而致凶矣然其才本陰柔雖戒懼之早終不免
有不意之事如婚媾本相親愛而反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上六之震索索者以其中心未得而自危故見于外者
如此也其雖凶而无咎者以其能畏懼于隣方戒脩之
時是以
獲免也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者止也其卦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生極上而
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除其上之懸山亦止而不進
者故其卦為艮文王繫詞以為艮卦之義為止人必能
止于其所當止之地如止其背然既止于所當止則于

其身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是為不獲其身夫既止于所當止而不有其身則于人之是非予奪亦不暇顧是為雖行于庭除有入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如此則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事事物物各當于觀又何咎之有

明

卦名為艮者止之義也所謂止者一依乎理而巳時而當上則止正固止也時而當行則行行亦止也行止惟時則一動一靜皆不失其當動當靜之時順乎義理之公絕乎私欲之累其道不光明乎○其道光明只就動靜適時上細參可見大全

定則明一段未定之說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周易說畧

卷三 艮

三

奎文

卦詞所謂艮其止者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凡卦陰與陽應陽與陰應則此往彼來不能自止艮卦上下之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所居之位蓋人各有所處處各有所宜是以為位若當止而行當動而靜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是為出其位矣君子酌其當然之理以為持循之經則知所當止而得其所止而位于是乎不出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卑為趾之象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其趾之象也夫陰柔才不利于進艮初時未

可以進占者能不進如艮趾則无咎矣初之不進初之貞也使其陰柔之性不能固守始之不進者繼而妄進何利之有故利于永守其貞而終不進也○程傳作止于動初說萬曆間談者又作念之方動說此據蒙引在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其止是未失其正也初之所當永者此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為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于已得矣但三居二上乃二所隨者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以已之中正拯三之不中則是危不持顛不扶已之職有未盡故其心有

周易說畧

卷三 艮

三

奎文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固六二才弱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剛復自用不能退聽乎二之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止道貴乎得宜九三當限之處而過剛不中確于止而不知變為艮其限之象限為人身屈伸之關本不百止者今不宜止而止則上下判隔列閉其脊脊而不相屬危厲之事薰灼其心而不自安矣言其不知變通與物睽絕必有憂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不宜艮而艮故危懼薰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者也能
妄靜韜晦如此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者止其躬而不妄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輔者言之所由出也艮其輔則言不妄
出而有序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于輔則妄言之

悔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以艮其輔者以其有中德故言不妄出也

上九敦艮吉

周易說畧 卷三 艮

上九陽剛德性篤寔堅定者也居止之極則動靜合宜
久而不變是敦厚于艮也占者如之則爲全德而得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有敦艮之吉以其陽剛居止極不特能善其始而又能厚其終所以得吉也

三三 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此卦艮下巽上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
進又巽順而不迫切進不遽進故名曰漸文王繫詞以
爲漸之爲卦有女歸之象蓋女子之歸六禮脩而後行
是進不遽進者故其占爲女歸如是則无失身之嫌而
得吉也然其爲卦自二至五位皆得其正故凡人之進
固貴以漸而又利于得正也。女歸或作仕進者如女
之歸占法殊不然且其義已兼在漸字內

象曰漸進也女歸吉也

象傳曰卦名爲漸者以漸而進也女歸如是則得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卦詞云利貞者以卦變自煥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得爻位之正則所爲必成往而有功也其有正如何人能進以正自能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而位之正但就爻位說至進以正有則就人說以明其所以有功也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變言三五固皆得位之正自卦體言九五一爻其位又以剛而得中也有剛中之德者進豈有不正者乎此卦詞所以

周易說畧

卷三

三

奎文

止而巽動不窮也

若夫漸之所以爲漸者則何如以卦德下止而上巽在下能止而无求上進能巽而不苟如是而動自不至于致窮也故謂之漸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木高于地木之生其上者又以漸而高故其象爲漸君子體之以居賢德則日積月累以至于有成德以漸而畜也以善俗則仁漸義厚以待其自化俗以漸而善也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于下名位既卑无應于上又失所憑藉故爲鴻漸于水涯而未得所安之象新進之小子占之不免于危厲而有言語之傷然時命不偶非其所致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而致人言乃位卑无應之故非已有以致之揆之于義未嘗有咎也

六二鴻漸於盤飲食行行吉

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德能稱位者也上有九五之應得君而達其道者也如是則有尊安之勢而自適其適故為鴻漸于盤飲食行行之象而古則吉也

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

爻所謂飲食行行者言六二以中正之德遇中正之主而進之以漸將行其道以及天下非薄功而厚享者故處之安而行行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周易說畧

卷三 漸

三

奎文

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率意冥行而失勢者也為鴻去水而漸陸非其所安之象在丈夫則悍戾莫與有所往而不復在婦人則陰陽失和雖孕而不成育其凶如此然以其過剛也之以禦寇則威足折敵猶為有利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夫征不復者言其以過剛而離羣類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不中而无應失生育之道也其凶如此而乃利用禦寇者以其過剛則能與眾同心協力以致死不

至畏怯而有潰其于禦寇之道為順而能相保也

六四陰柔而乘九三之剛以善弱之質而遇艱險不得所安矣為鴻本不木棲而漸于木之象然六四柔順而異體雖所遇不善而猶巽順以處之猶可以无虞又為鴻得木中之平柯而僅安者也占者如之則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爲或得其桷者以其遜順而與物无忤巽入而計出善全故雖遇不安之地而猶可以吉也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爲鴻漸于陵之象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未能卽合爲婦三歲不孕之象然二五正應三四雖能

阻于一時終不能奪其正久必相合而吉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所謂終莫之勝吉者得賢以輔治九五之所願三四雖聞之于始而終莫之勝則明良相遇而得其所願矣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上九漸極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賢達之高致也爲鴻漸于雲路之象其人不爲世用若

周易說畧卷三漸

无益于世者然其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爲世標表又爲鴻之羽可爲儀飾而不爲无用也占者能如是則

吉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之可用爲儀而得吉者以其志卓然富貴不得而亂之也

三三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卦以少女而從長男所從已非其偶其情又爲以說而動又非待禮而行者故爲歸妹文王繫詞以爲歸妹

固已非正矣以卦體言之卦之者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皆違道背理之象故其占固

非女子于歸之所宜而凡急于求合而不以正者有所行則必凶而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

卦名歸妹夫男室女家本天地不交而後萬物蕃育如天地不交而與歸妹者乃女之終而生育之始實為人道之所終始亦如天地必交而後有萬物非天地之大義而何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歸妹固為天地之大義而此卦之所以名則非男室女家之正也自其卦德而言為以說而動狗情欲而忘義理男女固皆不正而女子尤為可醜此卦之所以為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詞云征凶以卦交自二至五皆于爻位不當是行不以正失待禮而行之經節虧名辱其凶必矣云无攸利

周易說畧

卷三

歸妹

三

奎文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雷動則澤應之如女之感于男而動為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始合之不以正于其永終之時必知有敝始于苟合者終必乖離也君子重以爲戒而于凡事无不謹其始以杜其敝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貞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歸妹而為人娣者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以為娣之賤僅能永助其女君而不能以及遠故又為跛能履之象雖止于永助其君然于其分則已善故為征之吉也○六爻或俱主仕進者說不過取其廓樣便于作文以斷從本義為是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雖歸妹而為娣然質本陽剛乃能以恒久之德者承助也其云跛能履吉正言其不能自主事僅以恒德而相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其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其象為眇者之能視言不能及遠也占者得之亦利于守幽人之貞而已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惟抱道隱居乃利也亦然亦終不能有為耳

象曰利幽人之貞柔變常也

所謂利幽人之貞謂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也

周易說畧

卷三 歸妹

三

奎文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二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故為歸妹无所適而須于家乃反歸而為人娣之象可賤已甚吉凶不必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之歸妹以須以其陰柔不中正于位未當故為人所棄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工體而无正應其象為女之有賢德而不輕從于人其歸妹也至于過期而尚未歸非不歸也其志將待可歸者而後歸固自有其時耳。遲待也古語多以待人為遲與遲緩之義小異象傳有待而行及本義以待所歸皆正替遲歸二字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之愆期而未歸者其志欲得良耦有所待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尚飾其象為帝乙歸妹服飾不盛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為美好也夫貴節者女子之恒情今貴德而不貴飾如此必能孝不衰于姑舅敬不怨于夫子愆不畧于妾媵恩常周于姻族輔佐君子而不為牝雞之晨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頤之憂凡女德之所宜脩者各極其盛如月之幾望然古者如是必有宜家之吉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爻詞云帝乙歸妹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何也以其位在中是有中德之貴者方以可貴之中德而行嫁

周易說畧

卷三 歸妹

三

奎女

人世欲艷之事自不期輕而自輕此其所以不尚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女无賢德時已過而人莫之取者女子之嫁將承筐以供祭事而今則无實土之取妻將與之刲羊以祀先而今則无血是約婚不成未嘗有共祀之事也古而得此无攸利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之无實言其所承虛筐而已約婚不成未嘗有共祀之事也

三 離下 震上

豐亨主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離明震動明无不照動足有為政教四達其勢盛大故謂之豐文王以為時至于豐固已亨矣然盛極當

衰又有可憂之道焉王者至此勿用徒憂爲也但能守
常不使過盛常如日之中然則豐可水保矣○程傳云
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是言豐之所由成本
義云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玩勢之一字是就現成說
與程傳異節多傳明以動故豐亦不
似推原但成說既久不敢相破耳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也此卦之德爲明以動明則將臨者大
而莫之能蔽動則振作者大而莫之能禦本其所明以
爲動何功不成何事不立故能
致此盛大之勢而卦謂之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昭天下也

夫豐亨之時治功盛矣蒼聚蔭矣王者至此必將志欲
日廣凡所以供耳目之需齊朝野之觀者不期後而自
侈矣是即盛之極而衰之始也甚可憂也卦詞乃曰勿
憂宜日中何也以王者至此徒憂无益惟宜以其心照

周易說畧

卷三

三

奎文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

於鬼神乎

乎天下于民物之休戚政治之得失時存于心不敢自
有其豐而使之過盛則費棄不萌而豐可以常保矣

其不可使過盛何也試觀日既中未有不昃者月既盈
未有不食者是皆盛極而衰也非惟日月即天地之大
其氣機或盈或虛亦與時消息未有能常盈而不虛者
也而况于天地所生之人乎况于天地間變化連動之
鬼神乎其能盛而不衰乎則處豐者安可不以過盛爲
戒也哉○食只是望後虧闕非交食天地盈虛就氣機
進退上統言之鬼神則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
雨凡陽虛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不相犯方妥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其勢盛大爲豐之象君子體之以折獄而察
情是惟明克先也致刑而懲奸惡惟斷乃成也威照並

行亦如雷電之皆至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相應者也而皆陽剛才德相匹是遇其配主也夫謂之配則旬矣若不能相下者然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彼此交助故雖均敵而无咎也豈惟无咎以是而往同心共濟且可以保日中之治而有功矣。无咎只是无不相下之失蒙引說未當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才力均敵而相下不倦故雖旬而无咎若萌一上入之心于旬之中而過求則兩賢相詎其災必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當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陰暗為其所蔽其明抑而不伸為豐大其障蔽方日中而

周易說畧

卷三 豐

聖

奎文

見斗之象為二者若往而開其蔽則反得猜疑憎疾矣惟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庶其心可格而豐可保斯為吉也。愚意豐部見斗諸象只就六五身上說其昏暗不必說是蔽二之明以四爻剛明明字終覺添設耳愚于此卦諸說多有疑義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言以已孚信之心間發上人之志意此專暗主之要道也 無足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極明者也而上應上六之極暗我之明為其所蔽為豐大其沛方日中而見小星之象我雖有明至此亦廢而无用矣又為折其右肱之象此但所遇非其主耳于我實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賢才必遇明主而後可以有爲今以明而受蔽則不能
有爲以濟大事也折其右肱者言其爲時所廢終不見
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而近六五之暗主亦明而見蔽
者也故亦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初在下而與之同
德相應是其等夷之主爲四者下遇于初與
之協力匡輔國家之事可以共濟而得吉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
行也

四爻之所爲豐其蔀以其位近六五之暗處非其地而
爲所蔽也日中見斗言君德之幽暗而不明也爲四者
遇其夷主而與之
共濟則吉行也

周易說畧 卷三 豐

聖 奎文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柔暗而爲豐之主固不能照臨天下者也若能招
來有明德之人而用之則羣賢之功皆其功也自有盛
大之福聖明之
頌矣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吉以其能來天下之明德則
福及于天下而天下之福皆其福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滿假躁動自
恃其明而歸于至暗者也其象爲豐大其屋適以自蔽
其家其障蔽之甚雖自闐其戶而亦若闐其
無人至于三歲之久尚无所覿凶可知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闐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所謂豐其屋者言其矜高侈肆如屋之高大翔于天際也闢其戶闐其無人者言其驕侈之心自爲障蔽故一无所見也

三三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此卦山止于下火炎于上去其所止而不處如人之寄旅于外者故爲旅文王以爲旅當寡親之時宜天亨理然卦體六五得中而順乎剛卦德止而麗乎明占者如此猶可以小亨也夫柔中順剛內止外明即旅之正也旅而能守其正如此則爲善于處旅而得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周易說畧

卷三 旅

望

奎文

卦詞云旅小亨者以卦體六五柔得中乎外卦而順乎上下二陽之剛卦德艮止而離麗乎明既有柔中之德矣又順附乎陽剛者而得所依內既靜專而不妄動矣外又灼乎物理而得其宜是以在旅猶可小亨而處旅者守正如此則吉

旅之時義大矣哉

夫人當旅之時居非所安人非所習一于剛則招尤一于柔則取辱處之合宜爲最難其時義不誠大矣哉信非柔中順剛內止外明者不足處此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爲旅之象君子以明慎用刑使之確當不移有似于山是非已定即爲決斷而不留獄有似于火君子之善體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旅之志意猥下規模局促者也如是則人莫之與而侮辱者至斯其所以自取災咎而非言外至者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之旅瑣瑣以其志趣猥陋局促故致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與物无忤中正則處置得宜以是處旅安往而不善故旅之中居有次也二則居其次而居安矣用有資也二則懷其資而用裕矣服役有童僕也二則得童僕之貞信而服役得其力矣蓋惟二全處旅之道故其象占倫旅之善如此

周易說畧 卷三 旅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虛旅當寡親之時而得童僕之貞信則即次懷資皆得所賴而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不中則暴厲而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高亢而不能下人以此而處旅未有不致困者故其象為旅焚其次而失其所安喪其童僕而一无所賴即其初心亦非有邪也而焚次喪僕如此亦甚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而焚其次亦以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其義當喪非其童僕之罪也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爻我心不快

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當旅之時而用柔能下故其在旅也雖不能如即次之安而亦得其所可旅之處雖

不能如懷資之裕而亦得其資資以自防然非其正位
又上无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如所願故
而我心有所不決也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資心未快也

九四雖旅于處實以陽居陰而未得其正位也故雖得
其資資而心終未快也○未得位句以起下文非釋旅
處于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有雉之象得此爻
者當得文明之美如射雉然雖自前有亡矢之費而終
必得雉旅人觀光上國雖有旅遊之費終必有美譽令
名升聞于上也○六五文明為雉象射雉是占者非六
五也與解上六是集
射雉是占者同例

周易說畧

卷三

四

奎文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所謂終以譽命者言
其命名上達于朝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高亢自處而失所依初則
志得意滿後則傷嗟无及其象為鳥焚其巢在旅人為
先笑後號咷其所以致此者正以失其
柔順之德如牛喪于忽然之頃故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而在上自高如此其義當得焚巢之患也又
言喪牛于易者言其驕氣方盛喪其順德而不自聞咻

三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爲卦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其象爲風亦取入義此卦上下皆巽故名巽文王繫詞以爲巽卦以陰爲主陰之才力不足而不能大有所爲故其占但可小亨所幸初四皆以陰從陽資陽之才力以自助故利有所往然所從又不可不擇也而九二其文五剛健中正爲大人之象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孔子彖傳曰巽爲入義人君之入人者莫重于命令此卦重巽相繼在人君爲丁寧復其命令務以入人之象也○朱子小註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隨詔令之入人論肌液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

周易說畧二卷三巽

巽

奎文

卦詞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以卦體九五本剛也巽順乎中正之德而其志得行人君以剛健之資建中表正于上而所爲必遂是所謂大人也卦之初與四之柔又皆順乎剛柔本不足有爲資陽之才以之自助亦足以有爲矣是以其占當得小亨利有所往以柔皆順乎剛也又利見大人以九五之爲大人也○巽乎中正言能從容利順于中正之道也或作深入說太吃力或云只取卦名帶過又太輕觀程傳巽順于中正之道句可以折衷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爲重巽之象君子以之申重其命令反復詰諭使上无不盡之情下无不輸之隱而後行其政事亦如風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十卑巽之過者也其象爲于處事之際或進或退而不能自果何以能成天下之務乎占者若能以武人之貞處之以振其孺而作其氣則事可濟而有利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交詞所謂進退言其志之疑惑而不能決也利武人之貞者言能果決如武人則有以矯其偏濟其不及其志之疑者已修治而不疑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以陽處陰而所居在下不能自安過于巽者也以其居中故雖過巽而不至于已甚其占爲巽在牀下但丁寧煩悉其詞以自道達其誠如祭祀用史巫紛若者則可以自安而吉且不至過于卑屈而无咎也○古者尊者坐于床上卑者拜于牀下故以自卑爲巽在牀下史于祭祀時贊幣贊命若今讀祝者巫主禱祀皆達誠

周易說畧 卷三 巽

巽 奎文

意于神者也人不自安而道達其誠意于人亦猶是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用史巫紛若而得吉者以其得中巽而不至于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爲之而不出于誠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巽而不能恒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有頻巽之吝以巽非本心雖勉强于一時其不巽之志每窮極立見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有悔亡田獲三品之象其象也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者也當巽之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剛不惟不之侵而反爲之助雖无應而有應矣雖陰柔而有陽助矣故其占不但悔亡而田之所獲足以供三品之用有所求而必得也。田獲三品亦占之象本義一爲乾豆爻之使乾以爲豆實而奉祭已也一爲賓客爲奉賓客之用也一爲充庖以之自奉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言其得陽之助而有功也。時講作相臣巽以下士而賢才畢集則功及國家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以巽居尊未免有因循苟且之弊宜有悔也其性體剛健中正能奮力改圖以復于正而得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其无悔也是无初也其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也則有終矣然其改圖以得貞未易言也必先庚三

周易說畧

卷三 巽

四

奎文

日丁宜于變之前而詳審以思其理必後庚三日揆度于變之後而願慮以要其成乃能更前之不正以歸于正成今日之正而永无不正此所謂貞也此所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得吉以其爻位中正也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爲久常故善于變更而得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以陽居巽之極過于巽而失其陽剛之德故爲巽在牀下而喪其能斷之資斧之象其懦而无立如此縱使施于當巽之地亦取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爻之巽在牀下在巽之上而極乎巽者也過于巽而至喪其資斧則期于必凶也

三兌下

兌亨利貞

兌之爲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毒之見于外也又以坎水而塞其下流其象爲澤澤者所以說萬物故其義爲說文王繫詞以爲兌卦之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其說必以正柔外則未免有不正之嫌占者誠能和說以處事接物則人情和樂而事皆順應自有亨理然所說者必利于貞皆合乎天理人情之正而後後不可以妄有所說也○說字兼我

象曰兌說也

卦名爲兌者陰居陽上喜見乎外人以和說相接之義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

周易說畧 卷三 兌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詞云利貞者以卦之爲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自持者必正柔外則接物者以和說之以利貞者也說而能正是以所爲之事上順乎天理下應乎人心以說之正而率先乎民以從事則民說其將以逸我而忘其勞以說之正而率民以犯難則民說其將以生我而忘其死夫說必以正而不違道于譽以求驩虞說之大也而民即忘勞忘死民其勸矣哉此說之所以利貞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彼此滋益有相說之義故爲兌象君子觀澤之相益而以朋友講習習業在人者有以裕乎已在已者亦有一件事講而人亦如兩澤之相益也○蒙引云講習只是習業說習業如學禮學射之類皆是

奎文

初九和兌吉

初九陽剛居下而无係應陽剛則不失于柔媚處下則不失于上求无應則不係于私累故其說也本乎性情之宜而无偏黨之私說之得其正而和者也如此則達之天下而无不通吉可知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兌之得吉以所行皆出于正坦然順理而未有疑累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本有可悔之事也然剛德在中有誠信之心而說非偽爲于外者也誠則自能動物得君得民順親信友无往不宜當得吉而可悔之事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兌

兪

奎文

孚兌之吉以其說出于誠信之志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爲兌之主深于說者也上无所應而反就二陽以求說勢孤援寡而強取媚于火汙賤可恥甚矣况二陽剛正剛中又難說之不以道者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之凶以其交位不當乎中正不足于德故妄說而取凶也

九四商兌未盪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中正之賢君而下比六三柔邪之小人知非正而樂其說已隱自商度所說而未能自寧此天理人欲公私之界也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絕小人之私交而上說乎中正之君其不染于邪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言其去邪子正有可慶幸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小人之妄說平人以壞人心術喪人事業者也斯所謂剝也爲九五者若不能察其非正而誤信之則必有危厲矣

象曰孚於剝位不當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兌

萃 奎文

九五之孚于剝以其位得正而當尊自持其所長以爲密近小人不足爲喜斯其所以致危也。蒙引云交詞是戒詞非指實說象傳則指實說與交詞不同

上六引兌

上六以陰柔爲兌之主處說之極務爲邪媚引下二陽與之爲說人之從不從固不可必而彼之可賤甚矣

象曰引兌末光也

上六引人爲說其心術未爲光明也

三三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文王以爲時至于渙散者不易聚離者不易合者難得亨

據卦變而言。本自漸來九來居二而得所安。有可據之地矣。六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柔而能剛。既有其才而日有同心之助矣。如是則濟渙有日。當得亨也。夫天下之渙。皆在所當聚。而王者之所重。則莫如聚祖考精神。之渙。當立為宗廟。以時至于其中。而祭享之。此聚渙之大者也。又坎水巽木。舟楫之象。濟險有據。故利于涉大川也。渙固可亨矣。宜假廟矣。宜涉川矣。俾致假廟。非以微福涉川。非以行險而後可也。○時文多講云。所謂亨渙之道。如何當渙之時。九廟震驚祖考之精神。渙矣。則假廟以聚之。神州陸沉。天下之陷溺深矣。則涉川以拯之。語盡冠冕。按之書理。則不爾。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張氏承業云。似廟以理言。涉廟以象言。二語甚確。家詞只亨字。繁承渙之時來。至王假有廟。則自祖考之精神上見其渙。不必是渙之時。卽周公制禮之日。王季文王之精神。亦謂之渙。若云世道已渙。方去祖廟祭享。求以濟節。便知時文之破壞經義矣。

周易說畧

卷三 渙

五

奎文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能得亨。何也。蓋以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是得其所安。而不窮困也。柔上居三。得陽之位。而上同于四。柔得陽位。是柔而能剛也。上同于四。得同心之助也。夫當渙之時。得所安。則進退有據矣。柔而能剛。則調劑得宜矣。得同心之助。則共濟有人矣。其渙將有必濟之理。故得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卦詞云。王假有廟者。言王在廟中。以承祭祀。所以聚祖考精神之渙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云利涉大川者。以卦有舟楫之象。涉險有具。則往而有必濟之功也。○傳之意。本渾倫。注文則不妨說濟渙聊以諧俗。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其象為渙先王觀渙之象知渙不可不合也以為萬類至渙而統于一帝故聚已之精神以享于帝而萬類皆聯為一體矣祖考之精神已渙而存者在身故聚已之精神以立廟享親而先後通于一氣矣其仁孝誠敬之至合上正通幽明先王之能合其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初六陰柔本非濟渙之才但能上順九二之剛中而托以濟渙是拯患而得壯馬也夫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而又得致遠之才以為之用渙必濟而得吉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二之剛中借其力以拯渙故吉也

周易說畧卷三 渙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

九二一爻正剛來而不窮者九而居二失其故居宜有悔矣然當渙之時剛來得中是奔而就其所安之虛如人之憑机以為安者然則離居之悔可亡矣。此爻據卦變解愚意以九二在險中為有悔以得中不過剛為奔机而悔亡亦似可通

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當渙之時人皆有欲安之心今九二來就所安非得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三陰柔不中正本有自私之悔者也以其居得陽位能散其謀身之私而志在濟時其能濟與否雖不可知為人臣而心不在私亦可以无悔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所謂渙其躬者，志在匪濟，天下而不在于為己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近君之臣，當濟渙之任者。夫天下之渙，每起于為臣者各締私交，不顧國事，于是權分于下，人君孤立，于上而渙之勢成矣。六四居陰得正，下无應，與能散其私黨而專心事上，誠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則在朝之士各開誠布公，盡心王室，其散者合歸于一，而為大羣。如邱陵然，此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散其羣，或作散，天下之朋黨說，此蓋本大全小註味本義，下无應與還自六四自渙其羣，其能散天下之朋黨，意却包在渙有印內。渙有邱，是滿朝有同寅和衷之美，所謂舜以二十二人為一朋，周以三十人為一朋者也。若非朋黨盡散，何以能然？若非大臣先不值私黨，亦必不能然也。匪夷所思，贊之之詞。

周易說畧 卷三 渙

畫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渙其羣而得元吉，不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臣節之光，周見大者也。所謂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而欲濟之宜，散其號，令使天下之人皆曉然，知王之心，然空言而无寔惠，不可也。又宜散王之居，種使四海皆被其澤，則人心之散者，可復聚，國勢之離者，可復合，而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之渙，其大號與王居，而得无咎者，以其陽剛中正，而居尊位也。不然，无是德，則不能渙，有是德而无是位，亦欲渙而不能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陽剛則有能濟之才換極又當可
挽之會故能出乎渙以換其傷害則已去換其憂懼則
已出渙无不
濟又何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之渙其血去逃出者言
其能出乎渙而害已遠也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者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
故名爲節文王以爲節之爲道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
无弊固當得亨且卦體又有剛柔不偏陽剛得中之象
故其占當得亨所謂節者節之使不過而已非欲其過
節而至于苦也若過節而苦則違其性
情之正人不能堪不可守以爲常道也

周易說畧 卷三 節

五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象之傳曰節固自有亨道矣自卦體言之剛柔平分是
无偏剛偏柔之失也二五皆剛而得中是節之中而不
至于過者也人之立身制用
裁制合宜如此安得不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所謂苦節不可貞者言節而至于苦則
違性情乖倫理其道必至于困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自卦德卦體言之此卦兌說坎險是方說而行遇險也
夫說則易流一遇險難則止而不至于流矣節之義也
于九五得位以主節于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
于苦是以通行于天下而无弊也此節之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推節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氣寒暑相序有節而不過而四時以成天道固有自然之節也聖人知人欲之无窮也而節之以制度使費用有一定之經則不濫用而傷財因以不過取而害民矣此亦當然之節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所容有限為節之象君子觀節而知制用立身皆當詩以節之也于是制立數度以為之等于服物采章之類草不定其多寡立為隆殺使賤者不得踰尊下者不得侵上而應用者有節矣議度德行以求其當于存諸心者見諸事者莫有因時制宜求合天則使不失之于過亦不失之于不及而立身者中節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居節之初未可以行之時陽剛得正能節而不出時止而止者也故為不出戶庭之象而其占无咎○馮氏云前有陽爻閉塞一不可出四為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則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似亦有理本義

周易說畧

卷三節

三

居節之初只取其无位一端而已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之不出戶庭能知時之通塞者也初當塞而未通之時故不出則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居下之中出潛離隱之地也乃失剛不正又无應與但知自守之節而不能乘時以有為有不出門庭之象道有可為之所坐失之而不為凶之道也○朱子曰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建安邱氏以九二前遇陰爻為无室塞其合講初二兩爻甚可觀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不出門庭凶乃失時之至極者也有其時而失之亦可惜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行已无節則蕩而失檢而无以自立制用无節則靡而不經而无以爲繼後必至困窮而嗟若矣此皆其所自致无所歸其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目以不節而致嗟又將誰是咎乎

六四安節亨

九五以中正之道主節于上六四柔順得正在其下而承之不作聰明而稟受成法凡其立身制用之節皆順乎中正之道而无所勉強安于節者也如是則行无不經用无不宜自可致亨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周易說畧 卷三 節

六四之安節得亨唯其柔順得正能承順九五中正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以中正之道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其所制之節非以矯世絕俗因情依性无過不及人之率是節者皆樂易而无艱苦節之甘適可悅者也節之善至此天下古今可通行而无弊故吉以此而往必化行俗美而有可尚之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有甘節之吉者明其居尊位而得中之也節中道則不苦而甘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節之過而至于苦者也事雖當節而出于正亦非天理人情之所安是亦凶也然禮者寧儉究

之于理未爲大失
其悔終得亡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貞凶言節道至此窮一窮則變一變則通一通则久而不可通行于天下也

三三 異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二陰在內爲中虛二五之陽皆得其中爲中實皆孚信之象又下說而上巽亦爲上下交孚之義故名中孚言其中心誠信也交主以爲中孚則誠能動物即有難感之人如豚魚亦可感之而得吉卽有難處之事如涉大川亦无不利而獲濟也夫信至可以感无知涉險難則天下无不可感之人无不可處之事矣然其所信者又利在于正信其所當信而後可苟有不宜則又非所謂中孚也○蒙引云至信可以涉險難者不僥倖以

周易說畧

卷三 中孚

五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苟免不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敬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衆義曰信不以正尾生白公亦謂之信矣
卦名爲中孚者以卦體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得二體之中而中寔夫中虛是其心无私主也中寔是其所存不妄也人能一私不容而萬事皆寔則孚信在中矣以卦德言下說以應乎上下之孚上也上巽以順乎下上之孚下也上下交孚如是乃可以化及萬邦而无不相孚也○中虛中寔不是兩事只是一箇誠信就其无私而言便是虛就其无妄而言便是寔此理可默驗而得下說從乎上是其信上而不疑也上巽順乎下苟非真心寔意愛其臣民何能所施皆當而不至違拂其心卽其巽順便見上之寔心在下也下字兼指臣民就近在所統者言那是萬那奉天
下而言以上下爲專指君臣者非是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卦詞云豚魚吉言其孚信之至感及于豚魚也云利涉大川者以卦體木在澤上有乘木之象外寔內虛又爲舟虛之象入至誠可以涉險難如舟楫具而可以涉大川故云利涉大川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而致以利貞者人固貴乎信使所信者出于意見之私信非所信矣信而正則其事乃應乎天道之本然也故曰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感而水受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之象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心反覆詳慎議人之獄而求緩其死苟有可生之路必不寘之于法此君子存心之最篤感人之最切者是即中孚之意也○緩死是爲尋生路求寬其死非延遲日月之謂

周易說畧 卷三 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始與六四爲應四本可信者也初能與之相信信之始度其可信而遂一意以信之合必以正正而能久吉之道也若旣已相信矣而復有他焉我之心旣二于彼彼之心亦必不能一于我交旣定而生疑貳豈可安之道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言其相信之志能審定于初至于久而不變也若變則爲有他而不燕矣○諸說皆云初于志未變之時度其可信而信之蓋本程傳覺于文義未安姑衍數語以待質問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寔九五亦以中孚之寔應之一誠相感彼此交孚如鶴鳴于幽深之地其子遙聞而和之者然其

所以交孚如此者何也蓋以二有中德爲吾心之所受
暴如好爵爲我之所有吾與爾皆係戀之也上下之交
孚由于一德
之相感耳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之鶴鳴而子和以二之
懿德爲吾中心之所願慕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本性行无常者也又與上
九信之窮者爲應以我之无恒而應彼之不恒是以凡
事不能自主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喜而
歌不自信而唯所敵是信故顛倒无定一至此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之或鼓或罷雖以信其敵之故寔以居位不當陰
柔而不中正故不能自主如此使其所居當位則自信

周易說畧

卷三 中孚

五

有方雖所應不善亦
不至如此顛倒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二位近于君以是德居是位權不張而自
大勢不招而自集有月幾望之象人臣貴盛易于植黨
自私六四以柔正之質而膺權任之隆則乃心王室者
也初本與四相應是馬之匹也今不顧私交而上信于
五爲馬匹亡之象爲國大臣
而公爾忘私如此何咎之有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自絕其類應
之私交而上信于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中孚之寔居尊位而爲孚之主下與
九二之賢同德相應其有孚也固結莫解如攣係者然

君臣相孚如此而治化成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應二何以有孚攣如蓋以五有中正之寔德而當尊位也有是寔德與賢人一德相孚故相信之篤如此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上九居信之極而不知變但執有定之理不能審時度勢而必欲為之信非所信者也猶之翰音而欲其登于天何可得乎即其所信者未嘗非理之正亦必違時拂勢而至可凶矣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欲其登于天信非所信其矣何可以長乎

周易說畧

卷三 中孚

李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文王以為小過之卦陰過乎陽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陽矣以勢而言則既過乎陽亦可以亨然未免有妨于義也故利于守小過之正所謂貞者如何卦體有可小不可大之象又有飛鳥遺音之象處小過者但可小事而為陰柔者之所能為不可大事而強為陽剛者之所為也其為小事也又如飛鳥遺音不宜高亢而上但宜斂抑而下則行无不善事无不宜而大吉此處小過之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名小過者。卦體陰多于陽。是小者過也。因其過而善用之。亦可以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過而戒以利貞者。言時當小過。即安處其分。而不敢失其正。是能與時偕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卦詞云。可小事者。以卦體二五柔而得中。柔本非有為之才。得中則柔而不過。為能隨分而為所當為。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又云。不可大事者。剛本可以有為者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是失位而不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是以不可大事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小過

空

奎亥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又有取于飛鳥遺音者。以卦體內寔外虛。有飛鳥之象焉。其言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以小過之時。上懷高亢之心。則為逆。下守退抑之分。則為順。是以如飛鳥之音。不上而下。則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于常。故為小過。君子有時而小過。則或行過乎恭焉。或喪過乎哀焉。或用過乎儉焉。此皆立身之常。而不闕天下國家之大。所謂小者之過也。皆卑抑之節。而无高亢之累。所謂過于小。而不過于大也。且皆小過而不甚過也。時當小過。而小過過而未嘗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性躁而復有強援志欲上行且當過時又欲上行而至于過故其躁進自高如鳥之飛然上而不下不順甚矣致凶之道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不安于下而急于上有飛鳥之象而因以致凶此寔自取之災也雖欲救之亦不可如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過而不過者也過三四之陽進而遇六五之陰是純德之臣不入強臣之黨而一心承順乎柔中之君為過其祖而遇其妣之象如此則不凌逼乎上而及其君乃適合臣節之當然而得其臣也為臣如此可以无咎矣

周易說畧

卷三

小過

空

奎文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之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者以為臣之道自有當然之則不可以過而及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以剛居正為陰邪所疾况小過之時陰多于陽又小人道長之日必過為之防乃可免害三乃自恃其剛而弗過防之小人必乘其隙從而或戕之矣凶道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自恃其剛而從或戕之凶將如何可免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四何以无咎蓋以時當小過能弗過于剛乃適協其宜也若往而用剛

則致危厲比人所必當戒者然亦自有用剛之時又不
可以過恭爲長守之正道也○弗過遇之弗過一讀言
弗過剛乃適遇之遇之者合乎機宜也一說弗過遇之
一讀謂弗加意以待之如是而往則致危厲人所當戒
本意原有此二說釋句異而
理則同解未句則忝近說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剛而弗過乃適遇之以其以剛居柔位不當而爲過恭
之行也往厲必戒者以往則過剛而必敗不可長久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又當過陰之時不足以成大事故爲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已固不能有爲矣乃取六一
以爲之助爲公弋取彼在穴之
象陰柔之才豈能共濟大事乎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周易說畧

卷三 小過

奎

奎文

陰陽合和而後成雨今者但過盛之陰已在乎上
而已豈能爲雨甚矣陰過者之不足以成大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
也故其處事不能合宜而一手驕亢而過之且過之之
遠如飛鳥之遠離乎人而不可得見亢滿離道如此天
人所惡必當得凶夫无妄之災非災也惟此自致之禍
是乃所謂
災眚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夫小過之時不宜上宜下之時也上
六之弗遇過之則已太亢矣豈可乎

三三 離下
坎上

既濟尊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既成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彼此相爲用事之所以濟也。故名既濟。爻王以爲既濟之時凡事之大者皆已有成功。惟小事尚須潤色。其可以得亨者。小事而懼也。所以然者。以盛衰相循自然之數。方既濟之初。固充不吉。及其終也。豐詳一萌而亂生矣。可不知戒懼而固守其正哉。○他說亨小利貞多云。盛時將過。殊礙初吉。終亂句。張氏承業以爲既濟之時原无大事。予思若云尚有大事未定。不得言既濟矣。若既濟後。別生出大事。又是終亂之時。殊覺張說有理。故從之。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象傳曰卦詞云既濟小亨者。言唯事之小者當得亨通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周易說畧

卷三 既濟

齋

奎文

云利貞者言卦之體剛居剛之位柔居柔之位各得其正而位皆當也用剛而正則勵情保治而不好大以生事用柔而正則持重守成而不好逸以滋弊此係既濟之正道故戒以利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云初吉者以六二柔而得中當濟之初而以柔中處之則能持盈以守成謹畏而不怠故既濟可保而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云終亂者非終之遽亂也人于其終而有止心憂勤衰而怠荒起此亂所由生治道至此而遂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在火上水受火熱火能熱水各得其用是爲既濟君子知盛極而衰理數之自然故于此卽思將來之患而預防之使之有盛而九衰蓋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常聖賢自能防微杜漸維持于不敗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當既濟之初。治功方成。疊壁未萌。苟能謹懼。而不敢輕舉妄動。如車將行而曳其輪。狐將涉而濡其尾者。可以保其濟。而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濟之初。能戒懼而曳其輪。所謂慎防之也。揆之于義。必无致亂之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而九五居既濟之時。治功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不得遂其行。如婦之喪其車茀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爲二者不用急于求行也。俟其時之既過。則自當得行矣。如喪茀者。不必逐求。七日當自得之也。

周易說畧

卷三

既濟

奎

奎文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所謂七日得者。以中正之道在我。人君欲保既濟。必不能舍我而他求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據全盛之勢。而用剛者也。有高宗伐鬼方之象。夫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與伐國之師互往。而必克矣。然必三年而後克之。甚矣用剛之不易也。有國家者。不得已而用剛。必慎于擇人。小人則斷不可用。苟誤用以伐人。國勝則窮兵。以毒民。敗則喪師。以辱國。其害可勝言哉。

象曰。三年克之。億也。

伐人之國。三年乃克之。其勞力費財。亦以困憊矣。兵豈可輕用者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之四以柔居柔能思慮預防者也制治保邦之譽元不備具其心猶不敢安而忘戒懼如乘舟者慮其濡也預備衣衾以防之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防之又防不敢以衣衾已具而遂自安也預備而戒懼如此可謂深于保濟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之終日戒言其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寧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其象如東鄰殺牛以祭反不如西鄰之薄祭而寔得福人雖有盛極之勢時過則不可復挽若能思慮預防當无此失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周易說畧

卷三

既濟

六

奎文

東隣雖殺牛下如西隣之時方為天命人心之所係屬寔受其福言其吉慶方將大來而未艾也

上六濡其首厲

居濟之極在險之上正所謂終亂之時也即陽剛者極敬畏之力猶懼不克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將亂日生而險不可免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危亦甚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濟之極而至于為濡首之厲滅亡將至何可久也

三三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為卦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是作事而无人同心協力之象六爻之位皆失其正事不以正

何以有功亦為未濟之義故卦名未濟文王以為未濟者終必濟此天運之常故將來有亨之理然必敬慎以濟之乃克致亨所謂盡人事以俟天運也設如小狐未知畏懼而勇于濟必至汙濟而濡其尾則不得濟矣何所利之有乎○小狐程傳曰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彖傳曰卦詞云未濟亨者以六五之以柔得中也柔而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

小狐汙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小狐汙濟是尚未出乎險中也正宜敬慎以求濟乃云濡其尾无攸利者謂不能以敬慎之心繼續于終故致濡尾而无成也要此卦之大畧而言之爻位不當此其所以為未濟也雖不當位而剛柔相應有互相為用之

周易說畧卷三未濟

卷三

奎交

道是事雖未善而有協方之人以剛濟柔以柔濟剛則未正者可反于正始而未濟終于必濟濟則亨矣何至汙濟而濡尾哉

象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故為未濟君子見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知天下之物莫不各有其方慎以辨其尊卑貴賤親疎大小之別使之各居其方得其序而不亂守其分而有常亦如水火之炎者自炎潤者自潤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无才无位而又值難濟之時乃不自量而冒險以進究不能濟而濡其尾可羞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之濡其尾亦不知其窮極而自取之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上應六五以陽剛之臣而事陰柔之君易有凌逼之嫌惟其居柔得中能于艱危未濟之時極其恭順以事君退遜自處不敢輕進如曳其輪然得為臣之正而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之才勢謙于逼上乃得貞吉者以其居柔得中宅心忠順故能以義理自閑而行臣道之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无才无德不能濟世者也當未濟之時欲往以求濟鮮不敗矣故凶然以柔而乘九二之剛是能順從剛德之人而藉其力又將出乎坎與未出中者不同故為利涉大川之象言借人之力量以出險猶乘舟楫以涉川也為六三者自用以輕進則凶用人以共濟則利也

周易說畧卷三未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之未濟征凶以其爻位不當陰柔不中正九能濟之才德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九四當未濟過中之時居大臣之位任濟世之責乃以陽居陰失其剛健不能為是不得其正而宜有悔也若能自勉而貞固守其正以濟天下則吉而悔可自矣然以不貞欲勉而貞非易事也必大有振作克之以斷而持之以久乃有成功舌人用力之勤而且久者莫若伐鬼方一事若其勉而之貞能震動用此伐鬼方之力至于三年之久則有成功而受賞于大國矣爻詞純是占震用二句是古之象言其極力自勉于貞如伐鬼方之勤日久不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是說要他征討

九四之貞吉悔亡言四固有志濟世以居陰不正則不能行若能自勉于貞則濟世之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氣質之偏者然為文明之主則能自悟其夫又居中應剛虛心求賢以為之助故能自反于正有成德之吉而无悔矣由是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各極其盛而為君子之光其所見者又皆本乎寔德誠意自為流行而非襲取偽為則盛德積于中大業著于外未濟者可濟矣何吉如之○蒙引于貞吉无悔就現成說玩本義亦非正也故得貞而吉二句似宜作自反于正但異于四之為戒詞耳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言其德无于内而光散于外故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易說畧

卷三

未濟

九

上九剛明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將濟之時以是才值其時人事既盡天時自至占者于此復何為哉惟宜自信其可濟飲酒自養以俟天命而已此无咎之道也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如狐之洙水而濡首則自信之過而失其至當之則矣何以克承乎天命哉

象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飲酒自養非不可也至于濡首則不知節而過矣

周易說畧卷之四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卦爻下之辭。此則其傳也。後人多誤指此為繫辭。亦猶之誤以象傳為彖辭。象傳為大象。小象也。朱子本義已正其失。而人讀之不詳。故為拈出。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夫子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首節是從有易之後。追論未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等名物。皆非聖人有意為之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一

奎交

不過據六合中所有者。摸寫出耳。觀夫天以至健而尊。地以至順而卑。易之所謂乾坤者。先定乎此矣。天地人物之屬。有卑者。有高者。布列兩間。易中卦爻之次。所謂上貴下賤者。先位乎此矣。陽動陰靜。凡物之稟性於陽者。其動有常。稟性於陰者。其靜有常。其動者。夾由於所性之剛。其靜者。夾由於所性之柔。易之所謂剛柔已先分判於此矣。事情所向。為方。或向於善。或向於惡。向於善。則善事連彙而至。向於惡。則惡事連彙而至。是方以類聚也。人有邪正。物有美惡。邪正不同。道美惡不共。器是物也。羣分也。其聚而分者。為善。則吉。為惡。則凶。易之所謂吉凶。已先於此而後生矣。觀日月星辰之屬。成象於天。其升沉盈縮。無停機也。山川動植之屬。成形於地。其成虧榮枯。無滯跡也。其象與形之消。即陰之所以變。其象與形之息。即陽之所以化。易之所謂著策之數。或自陰變而為陽。或自陽化而為陰者。已先於此而見矣。易書未作之先。天地原有自然之易。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聖人見天地間觸處皆易要之
不過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設一畫連亘而實者爲
剛設一畫中斷而虛者爲柔以剛柔一畫交相摩戛而
成四象四象又交相摩戛而成八卦八卦既成於是每
卦與其餘七卦交相推盪則一卦之上各生
八卦而爲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下二節言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承上文言易書既備
凡天地中之變化何者不見於其中乎以變化成象者
言之鼓之雷霆而振作萬物潤之風雨而膏澤羣生口
月運行而代明一寒一暑而成歲皆見於易之中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體實而性健者乾道也凡人物
之生其得乾之道而成者則爲男體虛而性順者坤道
也其得坤之道而成者則爲女綱緼
變化萬類紛紜皆見於易之中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二

奎文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下二節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遂極言乾坤之理以明
其爲人所當兼備也若云乾坤之成男成女既備於易
其所以化生萬物之妙又有可言者夫乾知大始也凡
物之生胎胎朕兆皆乾主之氣始萬物之形理始萬物
之性不但成男而巳坤則受乾之所始者爲之醞釀成
就氣成萬物之形理成萬物之性亦不但成女而巳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乾始畫萬物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氣機一發萬物
俱生何嘗有心於生物其知始也以易而知也坤成畫
萬物若甚繁矣然坤順而靜不過因乾之氣而翕受保
合之非有增益區別於其間其作成物也以簡而能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言人之兼體乾坤者勉強而能則為賢人乾坤之理如此豈非人所當兼體者乎人之所為若能體乾之易存乎中者一主乎理而无艱險之私則心事明白洞達无纖芥可疑豈不易知體坤之簡見於事者一循乎理而无紛擾之累則作事平坦直截人人可以遵守豈不易從人既易知則人皆相信而與之同心者多而相親附人既易從則人樂為用而與之協力者眾而功可立人既來親則吾之一心愈自信不感常有主於易而終身不變便自可久人既協力而有功則兼眾人之有以爲有而兼濟一世便自可大可久雖未純亦不已地也巍然亦異於執德不恒者矣豈非賢人之德可大雖未到魏子成功地位已非一善成名者矣豈非賢人之業乎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體之而至不思不勉則為聖人承上文言賢人德業如此過此以往則吾之易即乾之易吾之簡即坤之簡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三

簡自然而然无待勉強天下之理不過易簡盡之一完了易簡分量而天下之理豈尚有餘蘊乎天下之理既統會於心則不但可久而且而其久也无疆不但可大而且而其大也无外豈不可與天地並立而成位乎其中乎到此易之理又不在天地而在吾心矣方是學易之全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夫子說伏羲既立卦爻然有畫无交非顛蒙所能喻故文王周公二聖取伏羲之卦布列之觀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繫之以辭以明卦爻之吉凶所以决嫌疑定猶豫使人知所趨避而不迷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承上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則此卦有此卦之象彼卦

有彼卦之象此爻有此爻之象彼爻有彼爻之象其變
化无常其象不一。不繫之辭則吉凶不見何以使人知
所趨避哉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自聖人既繫之詞而易道脩。天下之理有一不具於其
中者乎是故易之言吉言凶者即人事順理而得逆理
而失之象也言悔言吝者即人事困衡而憂安肆而虞
之象也。此節象字輕猶曰是此樣子與上文觀象之
同象不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之陰變陽陽化陰者即造化氣機退極則進進極則
退之象也其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即爲晝象其既
化而柔則陰當時用事即爲夜象是剛柔之既定者即
晝夜之象也六爻之陰變陽陽化陰一陰復有一陽一
陽又有一陰循環而不已天道固然地道亦然人道亦
然六爻之變化即天地人至極之理也易道之至脩至
精如此人可
以不學乎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四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隨身之所處安於其中而不違者易中所載
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終身所遇不一途所爲不一事總
是循此易理而已所喜樂玩味而不厭者爻之詞也卦
爻各有詞而卦爻之詞則各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
爲道屢遷至動而不
可亂尤所當玩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之專心於易如此其功用豈復有間哉是故君子
富靜居未筮之時則既觀諸卦爻之象而玩其詞其動
而將有為也則即所得之卦觀其所變之爻而玩其古
以為推行化裁之準如此則或居或動所向皆吉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之理即天之理君子无往非易
即无往非天思若啓而无不通之志行若翼而无不成
之功矣此君子
學易之極功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首章言伏羲畫卦次章言文周繫辭此章則釋繫詞之
通例若云文王周公既繫卦爻之詞其例有可言者卦
下之彖詞言乎全體之象也
爻下之詞言乎一節之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五

補過也

卦爻之詞或吉或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其失時
不當位而失者則繫之以凶其順時當位而得者則繫
之以吉也卦爻之詞有曰悔曰吝者言卦爻中之小疵
也悔者將向乎吉而猶有小疵吝者未至於凶而已有
小疵故繫之悔吝以明之也卦爻詞有言无咎者以卦
爻中雖已有過而能改圖轉移故繫之无咎以善之也

辭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

聖人繫詞之例如此是故列貴賤者存乎爻上下之位
辨定其以陰為主而小以陽為主而大者存乎卦陰陽
之體至若辨明卦爻之吉凶使人知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詞之憂其悔吝而示以敬懼預防之道者則存乎善惡初分之介震動激發之使歸於无咎者則存乎知其慎舉而悔聖人繫詞之法如此皆卦爻中之所本有者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卦有以陰為主而小者有以陽為主而大者聖人所繫之詞有言凶言悔吝而險者有言吉言无咎而易者豈卦自卦而詞自詞哉詞也者各指卦爻之情之所向耳所向者險則繫以險所向者易則係以易非聖人故為是險易也

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極贊易道之大足周聖人之用首節總言易道之夫二句本一意相足不是兩層若云道莫大於天地而易與天地齊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而極其周密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六

凡道之全體无不包括能綸之而極其分晰凡道之條理无不詳明物理人性天命无不備於卦爻之中而聖人用之如下文所云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試以聖人以易窮理之事實考天地之或幽或明必有其故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仰觀天交而考其晝夜上下之異俯察地理而辨其南北高深之殊則知所以幽者自陽而陰也所以明者自陰而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人物之有生有死必有其說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推原人物之始何為而生反觀人物之終何為而死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聚自陰之陽也而終之矣造化之為鬼為神必有其情狀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而觀造化發育之功用方其始也陰情陽

氣妙合而疑而物以之成及其終也精氣銷翼宛斯辟散而物以之寔則知精氣之聚神之來而伸也陰寔陽也遊魂之寔鬼之往而屈也陽寔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理之難窮者也聖人无不於易而窮之易道之大於此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試以聖人以易盡性之事言之人性與天地本一理性有未盡使與天地不相似而有違矣聖人休易理之彌綸天地者於一身則性无不盡而與天地相似惟其相似則在吾心之理與在天地之理渾合无間何違悖之有何以見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天地之理仁智焉盡之聖人之智周遍乎萬物於其隱微无不畢照而即有道以濟之一一處置使之得所是智而行之以仁有真見者即有實用則其智不過而非空虛玄遠之習矣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七

奎文

遇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聖人能委曲通變是旁行也然不泥於經亦不畔乎經其所行者終是天理人心之不可易而不至於流蕩无歸其旁行者權行之智也而不流則守正之仁也然聖人之知又不特周物旁行已也其於天理之當然樂之而不厭與命數之適然知之而不疑則利害得喪皆不足以動其心濟之有智至不憂則知日深矣聖人之仁又不特道濟不流也凡人爲境所動而私意未化者則自利之念多而愛物之意反薄聖人隨所處而安雖境遇不齊只是純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雜乎其中便能物我无間視人猶己而能愛矣仁至於无所往而能愛則仁益篤矣聖人之智且仁如此此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而實於易得之易道之大此亦可見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至於聖人至命之事亦无不本於易者夫天地之化雅
一氣流行而已不能无過也聖人以易爲之節宣裁制
使之各有定法有常度如治曆明時以經天體國經野
以緯地節雨暘之宴適寒燠之宜之類皆所以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也萬物紛紜不齊多不能自成聖人以
易委曲成就之如於人則各遂其生制其用而元不
得其所以明處之成當而不至有一物之或遺也凡天
物之所以聚散屈伸循環而不窮者是所謂晝夜之道
也人多執其粗迹滯於一隅而不能通知聖人深體乎
易之理則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於晝
夜之道莫不灼見其循環之妙而然契其迭運之機所
謂知天地之化育也聖人之筮圖曲成通知者如此其
所造直與天命爲一故聖人有主之神妙萬物而无不
周不可以方所求也聖心流行之易成萬物而无其迹
不可以形體執也聖心之神即天命之神聖心之易即
天命之易是所謂至命也至命如此則窮理盡性要其
至矣而皆於易得之易與天地準不可見乎○命是

周易說畧

卷四繫詞上

八

奎文

右第四章

陰一陽之謂道

理性之源頭至命者聖人所知所能直到道理源頭處與之爲一也

此章是夫子指道體之妙以示人也說易爲明道之書
夫所謂道者何也道本不離乎陰陽而實不倚於陰陽
者也若分言陰陽只謂之陰陽不得謂之道惟是靜則
爲陰動則爲陽旣一陰而又一陽動靜无端循環不已
是即大極本然之妙乃所謂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固動靜互根陰陽无始者也方其靜之終而動之始
以陽之發舒繼陰之貞靜斯時氣方萌動而理乘以行
善也此理在天曰善及其氣之旣凝成爲形質則此理

遂付於人物人得之而為民爨物得之而為物則則所謂各正之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由繼善而成性則君子之道即所謂一陰一陽者在人
之理即在天之理豈尚有偏而不全者乎但纔落氣質
便有偏全於是有稟陽氣之多而為仁者偏乎動者也
却不知其為偏於動以為道之全體只在於知而不復
知有智有稟陰氣之多而為知者偏於靜者也却不復
其為偏於靜以為道之全體只在於知而不復知有仁
至於稟陰陽之駁雜者百姓也雖日用此仁智而不著
不察並仁知之見而充之仁者知者之偏如此百姓之
蔽又如如何怪乎君子仁知合一之道鮮能於天下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周易說畧 卷四 葉辭上

九

哉

夫此一陰一陽之道當元亨之時自內而達之於外氣
於此運理於此行造化之功昭然可見是顯之於仁也
當利貞之時自外而斂之於內氣斂於无朕理隱於无
名機緘之妙香乎莫窺是藏之於用也顯仁所以故萬
物之出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顯仁所以故萬
若聖人之憂勤而後有以生成乎萬民也夫仁之顯可
以觀德顯仁而萬物以出德何盛也然且為无心之德
即聖人之德不足以提其盛矣用之藏可以觀業藏用
而萬物以入業何大也然且為无心之業即聖人之業
不足以擬其大矣其盛德大業不其至極无加乎○時
說云此與下節就化機之出入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語
欠圓上三節自天說到人語意已完了此下又從頭另
說耳化機出入正是一陰一陽其所
以然者即道即可云就此以明彼乎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業發見在外藏用則內矣何以謂之大業蓋萬其藏用之時此理无所不修萬物歸根復命而生生化化之機卻收斂在內是雖未發一發則其業不可限量故謂之大業德充積在內顯仁則外矣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最著源源而出生意流行與日但新此雖發於外若非細蓄盛大何以續續不窮如此故謂之盛德藏用陰也而即為大業則陽矣顯仁陽也而即為盛德則陰矣所謂一陰一陽者如此

生生之謂易

其顯仁藏用陰陽互根如此由是一陰一陽生而不已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枯榮動靜何非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相禪於无窮乎其自陰而陽是陽易乎陰自陽而陰是陰易乎陽推遷變化不可執一斯乃謂之易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若物之得此陰陽以成形則有自微而著之序方其始生胎胎始露朕兆方萌纔畧成形象此則輕清而屬陽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十

故謂之乾至其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其詳細之法象都呈效而可見此則重濁而屬陰故謂之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即推之人事亦莫不有是一陰一陽之道於人事變方來心未有定向以著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之卦爻而知將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之謂占夫占者事尚未成陽之屬也既筮之後吉凶已明即其所占而見之於云為吉則趨凶則避以通其寔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事則占之已決陰之屬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无非陰陽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迷運而道无不在一屈一伸一往一來无在不也无為无不為也其不測如此是乃所謂妙萬物无方所之神乎道之妙如此故非易之書不足明之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迥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夫子據易之書而替其理說易之爲書其中之所合无一不有則誠廣矣外之所統无一不盡則誠大矣其廣大之狀何如自遠言之則无遠不到而莫之隔限如四海萬世其理皆充周的去自近言之則不待安排而措而自有各當之理卽凡席瞬息隨處皆足而不偏以言乎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紛紜靡窮則事事物物之理无一之不備焉其廣大爲何如○此節是形容廣大的模樣廣大之實在節三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所以廣大者蓋有由也天地本皆以生物爲心夫乾之爲道方其靜而利貞也未見其生物也而生物之心常存而不他其靜時何專一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其動又何直遂也靜而專動而直是以物之受其氣者无不資之以爲始其生物也不已大乎夫坤之爲道其靜而利貞也許多生意欲収斂在內是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許多生意一齊發散出來其動又何闢也靜而翕動而闢是以物之受其氣者无不資之以成形其生物也不已廣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則擴寫乾坤之理者也安得不廣大乎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十一

奎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

至德

試舉其廣大之實廣大者莫若天也而易之廣大无所不有无所不包者則配乎天地變通莫若四時而易之陰變陽陽變陰往來而不窮者則配乎四時天有日月各有依司懸象著明者也而易所言高而掩陽偶而稱

陰其義各有所主者何以異此人皆有至德原易而元難簡而不煩者也而卦爻之陽者有健之道其德恒易卦爻之陰者有順之道其德恒簡其易簡之善與人姓之至德何以異乎易之廣大之實如此○前廣大字兼變通陰陽易簡在中此節廣大對變通等字言不可如時說以首句統下三句也

右第六章

按胡氏以易與天地準是贊易之書此是贊易之理甚支離惑人前章說書亦是書中之理此章亦是據易書而言其理不是懸空說理如生生之謂易之類若只言理不言書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正其理之著見流行處不必以配言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卑崇效天卑法地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十一

奎文

此章言聖人體易之事以替身也夫子說易之為道其至極而无加矣乎何以見其至於聖人之用易見之德之崇業之廣者无如聖人夫易即聖人之所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聖人之以易崇德廣業者如何德起於所知若識見不高明德何以崇故聖人體易之理於心而所見日超業基於所行若踐履不篤實業何以廣故聖人循易之理於身而所行日篤其崇也无一理之不察上同天之高明而崇者至矣其卑也无一事之改忽下同地之厚重而卑者至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上地位下而陰陽變化即行乎其中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本來已成之性不待存而自无不存而性中所具道義隨時流出而各當其則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相似矣德豈不崇業豈不廣乎而皆以易崇之廣之故曰易其至矣○此易指造化而言與上文言易書之理者不同成性是一成之性道義是性

中所固有的道是統言義其條性也道義之已成者何為德業知禮是功夫名目與知行相似天地設位二句是引起下二句說聖人之知行交至與天地設位相類道義從性中流出與易之流行相類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言卦爻之用先言卦爻所由立遂示人以用卦爻之法而舉七爻以為例也首節云易有六十四卦之象如何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甚多皆不離陰陽之變化於是將天下之賾者在心上比度何者是陰何者是陽何者是兼陰兼陽或純或駁或進或退各將他形容細細體察乃畫成卦以象其物之所宜如擬天之形容是純陽至健之物則畫為三奇以象之擬地之形容是純陰至順之物則畫為三偶以象之以至雷風水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三

火之類莫不皆然。是卦乃以象天下之賾也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如何謂之爻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雖不一端要各有至當之理於是即事以觀其理之所聚求其通變無礙者以立為經常不易之法繫辭於各爻之下於爻之循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吉於爻之悖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凶是爻辭之所以效天下之動者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表著天下之至賾也至賾宜可厭惡矣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當有自當理會去而不可惡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繫爻是爻所以表著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雜亂矣然其吉凶

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卦爻之不可惡不可亂如此則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於此矣故君子之於言也必擬於易而後言其於動也必議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詞於未言動之先觀變玩占於將言動之際使言之淺深詳畧動之仕止久速各隨時適宜以成其變化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古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欲擬議於易果如何擬議之耶。如中孚九二爻詞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今卽此爻而擬議之有鳴者卽有和者有好爵者卽有靡之者。蓋言誠信感通之效也。方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于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而有不應乎。若其室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而有不違乎。言一出乎身便加乎民行一發乎邇便見乎遠可見言行是人已感應之樞機也。樞機纒一發動或應或違立時卽至樞機之發誠取榮取辱之主也。豈特榮辱而已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其召祥召殃亦在此也。感人心而動天地者皆准言行則君子之於言行可不慎乎。卽此爻擬議之則知言行之當謹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如同人九五爻詞云人先號咷而後笑今卽其爻而擬議之蓋言始異而終同也君子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若不同也然此特初就其迹以觀之耳要其終而論之則此二人各隨其分而安於義其心實同也其心既同則雖至堅之物如金者亦不能間之是其利可以斷金也於是我之言彼覺其有味彼之言我亦覺其有味而無不相人者同心之言不其臭如蘭乎卽此爻擬議之則知大同之道不以迹而以心矣○斷金者二人心事既同彼此精神貫通卽金之堅亦不能間如利刃之遇物使斷也以金字當隔碍之物斷之則通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如大過初六云藉用白茅无咎今卽是爻而擬議之凡置物者苟錯諸地可以爲安矣而又藉之以茅更何顛覆之咎乎此誠慎之又慎慎之至極者也夫茅之爲物甚薄而足以將其敬慎之心免顛覆之咎是其用可重也事有謹於細微而獲全者此類是也苟慎斯藉茅之術以往則防微杜漸者无所不至將見禍敗无自而生其亦无所失矣卽此爻擬議之知人之處事當以慎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五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如謙九三爻詞云勞謙君子有終吉今取而擬議之人之勤於事而不自矜伐事既成有利於人而不以德自居者其器量宏大深遠是厚之至也今謙九三云勞謙正言人之有功而能下人所謂厚之至者也夫此勞謙之心蓋及人之德欽其盛而无人之不被自持之禮欲其恭而无念之敢以居上而人不忘處前而人不

恐則謙也者自致其恭而位即以之存者也此君子所以終吉也即此爻而擬議之知人之當以功下人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如乾上九爻詞云亢龍有悔今取而擬議之乾上爻以陽剛而居卦上其象如人之貴倨而不安其位高亢而不恤其民賢人退居下位而莫肯為輔孤立於上禍敗立至是以動而有悔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可見人之不可亢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以言語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七

如節初爻云不出戶庭无咎今取而擬議之節初惟能不出戶庭乃得无咎可見戶庭之不可輕出也言語者即人身之戶庭也凡禍敗之所生更不在他惟言語輕發遂為亂階也君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必貽害於臣而失其臣臣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必中傷而失其身至於凡事有利害伏於機微成敗係於毫忽者尤當謹密若一不密則必有阻其謀撓其事者即功在垂成亦必敗之是以君子凡事皆慎密而不輕出於口也即此爻而擬議之

可見言語之當慎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今取辭之三爻擬議之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易曰有且乘致寇至蓋以負也者木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則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竊非其德才德不任適足起謀利者攘奪之心盜思奪之矣小人而竊據高位上必慢其君丁必暴其民罪惡既彰則謀利者皆借以爲詞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奪之伐之者雖是盜而致之者實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易使盜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陰柔而居大臣之位適日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解三以陰柔而居大臣之位適足爲盜之招也即此爻擬議之可見人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由此推之則全易之卦象爻辭何者非言動變之資乎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七

奎文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迷綠此以作易後來人徒知其爲河圖之數不知其爲天地之數雖知其爲天地之數亦不知其何者爲天何者爲地故夫子一指出以示人曰河圖之數即天地之數也天禮圓而數奇圖之一奇數也故屬天地體方而數偶圖之二偶數也故屬地由是而三之奇亦屬天四之偶亦屬地五之奇亦屬天六之偶亦屬地七之奇亦屬天八之偶亦屬地極而至於九仍屬天十仍屬地且可分別指出者如此今總而計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是次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是地數五此五位以其次第言之與二三四與四五六與六七八與九與十奇偶乘承以類而相得也以其配合言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偶相感各有合也若以天之奇數積而計之三四六八十共三二十有五數以地之偶數積而計之二四六八十共三十

十數以天數之二十有五合地數之三十凡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夫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之運自其生成言之是為變化自其屈伸言之是為鬼神而其自微而著為消為息之分限節度則有如此此五十有五之數非即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乎造化之秘不出乎此此易數之所以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扚而後掛

聖人作易制為著策大衍之數蓋以河圖中宮之天五為生數之極地十為成數之極遂取而衍之以五乘十則成五十即以五十為著策之數然五十者數之成成則不動故于五十策之中損其一策而為用者四十有九由是以此四十九策分而為二其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象兩儀也次取右之一策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六

奎文

左象天右象地所掛之策以象人是象三才也次取左手之策四以數之于先有手之策四以數之手後以象天時之運必以四而成歲功也既以四揲之左右之策各有奇零則先以左手之奇扚于左手无名指間後以右手之奇扚于左手中指之間以象曆法之必有閏也閏者積月餘日以成月五歲之間再積餘日而再成閏月然後別起積分故著策既扚左之餘策復扚右之餘策然後別起掛一以再揲也其致用之準于造化者如此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著既揲矣於是陰陽老少之數可辨也少陽進而未至於盈其數可不計也至於餘三奇而九是為老陽其過

揲之策則四九三十六以三十六計乾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少陰退而未至於虛其數亦可不計也至于餘三偶而六為老陰其過揲之策四六二十四以二十四計坤六爻之策共得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策當期之日蓋歲氣常盈歲朔常虛雖有多寡而三百六十日乃其大較乾坤之策適與之配其合乎周天之數者如此谷上下經而通計之陽爻百九十有二每爻三十六策得四千六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有二每爻二十四策得四千六百一十二策合於萬物者又如此是一千五百二十足當物之數也其合於萬物者又如此是著策之數究往而不合也○按本義河圖四面六陽居一而連九四句是推以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之所自出三奇則九三偶則六乃朱子從揲法中推出其實經文所言策數只是過揲之數而已不必兼帶三奇三偶亦覺輕爽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九

奎文

著策之全數如此至其所以成卦則自有次序也是故揲著者自分二而掛一揲四而歸奇凡四營而後或得五而為奇焉或得九而為偶焉而一變于是始成矣每三變為一爻至于十有八變而後成六十四卦之一卦焉自四營之易以至十有八變而成此易之大成也然成卦之序自內而外方其九變而成三爻僅得八卦中之卦一卦內體方具外體未備僅可謂之小成而已必待加重而後大成也其成卦之序如此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至于卦既成而後視其卦之陰陽老少以為變動自本卦之體引而伸之于他卦則一卦可為六十四卦也凡六十四卦同此變之類皆可以此去相長於无盡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也自一卦為六十四卦自六十四卦而為四千九十六卦易卦之變化至此无以復加矣天下之稽實待虛通志成務之能事不畢矣乎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著卦之變既脩將見道本无形而卦爻之詞一一示人也其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皆自易有以顯之德行難于變通合宜而著卦之數一可推也凡人以趨吉而避凶有得而无失皆易有以神是如是則明有以决人之疑有問必答而可以酌酢矣幽有以佑乎神凡神所不能言者皆代爲之告矣功用之大何如乎此言著卦之用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天子曰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此所謂變化之道也此皆理勢之自然乃神之所爲也但此變化之道人自不易知耳人有知變化之道于數則知其若何而生成屈伸若何而乘除損益會其送運之機于法則知其若何而進退離合若何而往來交錯皆默契其屢遷之用則知數也者一氣機之往來法也者一奇偶之積分若或使之然而實非有以使之然也雖欲不然而不得不然也其于无心之化自然之理不有以真見而无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三

奎文

疑乎甚矣人之宜究心于數法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承上章言變化之蘊脩見于易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詞也欲以易而言者取其詞而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欲以易而爲舉動者則取其變而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欲以易而制器者則取其象而作事有成規矣漸其得失者易之占也以易而决疑者則取其占而臨事有確見矣此言易之用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此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

惟易之詞占可尚如是是以君子將見諸身而有為也將措之事而有行也必揲著求易而擬議之以處所為所行之事則易受人之命而即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不計其時地之或遠或近造化之幽人心之深皆能遂知其未來之吉凶而悉以示人應之速而知之周如此蓋由其詞古之理上窮天道下析民故極其細微確盡可以稽實待虛耳苟非天下之至精而无以加者何以與于此哉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試言其尚象尚變之事君子之揲著求卦方其四營之時既考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右手歸奇之策兩相參伍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三

而一變以具焉及三變既畢既錯置歸奇之策于三而或左或右之復總挈歸奇之策于一而一低一昂之則七八九六之數可稽焉參伍以變僅一變也自此通之合三變而皆參伍或為老陰或為老陽或為少陰或為少陽不遂成天地之文乎錯綜其數僅一爻也至于合十八變而皆錯綜焉則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以成或動焉或靜焉或動在一爻焉或動在全體焉人事吉凶之象不于此而定乎所以然者正以易著之為道圓神不帶惟變所適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而極天下之至變也若非天下之至變而稽有所帶者其孰能與于此當其變即君子化裁之準其變既成則君子制事之矩安得不尚其變尚其象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辭占極天下之至精象變極天下之至變如此進而求之易本无心之物无思也无為也方其未嘗問之來之

也則寂然不動。及其著動于分，操掛劫之時，卦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幽深不隔而吉凶立判，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生于理勢之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天卜之至神也。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無思爲之迹，而極情變之妙如此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至精至變而至神如此，乃知夫易者，聖人以理之深者，人不易見也，而宜爲詞占以極之，使至深者無不可推之使出，理之幾者，人不易辨也，設爲象變以研之，使理之在幾微者，皆研究其所必至，而剖判甚明，是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三

然則詞占所在，卽深之所在也。唯深也，故能應問如響，遂知來物。天下之志有滯塞而未通者，悉于此通之矣。象變所在，卽幾之所在也。唯幾也，故可爲化裁之則，制器之準。天下之物有欲成而未成者，悉于此成之矣。詞占象變，皆神之所寓，則深與幾皆神也。唯神也，故其通志成務甚速，莫知其所以速也。人見其至，莫知其所以至也。不待疾而自速，不須行而已。至又孰測深與幾之所以然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以易爲聖人之所以以極深研幾而實至神，故以爲聖人之道也。則易之功用甚大，誠學者所當盡心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卜筮之事首節言易爲卜筮而作子曰夫易更三聖而成果何爲者也夫易本爲卜筮而作以人之未

有知識也使之知何者爲吉何者爲凶而開乎物以人之欲有作爲也使之趨其吉避其凶而成乎務物與務之當然者皆道也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統括于其中易之爲用如斯而已是故聖人之作易非有他也以通天下之志而使之聞以定天下之業而使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重

奎交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此節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承上文言易之爲用如此當易之未作其理實具于聖人之心是故著之爲德也老少无定用動靜无成質推變所適而不可預擬者何其圓而神也卦之爲德也是非有定指得失有明義物宜所昭確乎不容紊者何其方以知也六爻之爲義也

因所居之位而道各殊隨所處之時而言各異不可爲典要而吉凶以明者何其易以貢也著卦爻之德如此聖人當未作易之時已體備此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蓋以是三者洗濯其心也其靜而无事也則欲于无與民吉凶同患而神以知吉凶之來知以藏吉凶之往又見其感而遂通矣其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至聖聰无所不聞明无不見睿无不通智无不知其著卦爻之理而不假著卦爻之物如神武足以服人而不假于殺伐者乃如此矣○朱子曰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别无他物○神以知求是吉凶之未來者其神足以知之知以藏往吉凶皆有定理如何便吉如何便凶吾理之已然而不待推者所謂往也聖人之智皆藏得

此理而了然在中神武不殺是譬喻不可作真實說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正言聖人作卜筮之事承上文言聖人之德如是是以一氣之運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聖人能察之明天道則知下之紛紜不一者民之故也聖人能察之明天道則知神物具陰陽消長之理而可制以爲法察民故則知天下之動皆以理之順逆爲吉凶而人多不知不可不以開其先于是肇興神物制爲卜筮之法以開先乎民使之用以趨吉避凶聖人于此筮之時其心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以考其占使其德神明不測亦如鬼神之知來焉易之爲用不大著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周易說畧卷四繫辭上

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節即聖人之與神物而詳其始末承上文聖人既興神物以前民用夫此神物實生于造化而後制自聖人以用之天下也是故天地間一氣流行而有動靜當其靜而闔戶則爲陰之事而謂之坤當其動而闔戶則爲陽之事而謂之乾其一闔一闢以斂其終即一闔以開其始動靜相推而互易者則謂之變闔往而闢即來闢往而闢即來動靜無端而不窮者則謂之通化育之機如此而物生焉自其資始之時言之物斯見矣然不象象之彷彿則謂之象自其作成之時言之物斯見矣其材質一定則謂之器見形象器而神物生于其間于是制器而用以下制著而用以筮此聖人修身之教而垂憲萬世者則謂之法下筮既立利于用之以出以入而民无不用之者不期然而自无不然不謂之神乎則卜筮者聖入木之于造化而爲法于天下者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兩節言易畫卦之序而及其用若云易固用以卜筮而作易畫卦之次序則何如者是故聖人之作易也本以摸寫陰陽之變而有陰陽之所以變者是為太極無象數之可名而實象數之所由以立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陰陽之儀形自此生矣陰陽有老有少于是于兩畫之主各加一奇一偶而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者之象自兩儀生矣陰陽老少又各有其變化于是于四象之下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者之卦又自四象生矣八卦既立則六十四卦亦因此相盪而成其中所載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无不俱備而吉凶已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之所在人知所趨凶之所在人知所避而大業于是生矣此所以可為卜筮之用也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五

奎文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贊蓍龜功用之大承上交易以定吉凶生大業而必假蓍龜以致用是故言法象者莫大乎天地无所不覆无所不載也言變通者莫大乎日月萬物之所相推而不可已也言懸象著明者莫大乎日月萬物之富貴凡有而氣位之崇高者莫大乎有天下履帝位之富貴凡有而氣莫不尊親也備天地化生之物以致斯民之用立人所成之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盡自然之利極人官之能也至于探討事之蹟而不一者索求理之隱而難見者鈎取其理之深者使之淺而易見推致其事之遠者使之近而易知以定天下之吉凶使无所不備之志

以成天下之亶，亶使无不定之業者，則莫大乎著龜。其功用爲何如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上文言著龜之用如此，其大聖人誠見其足以開物而成務，是故天生著龜之神物。聖人則而制之，以爲卜筮之用。天之陰陽迭運，地之剛柔相推，是天地變化也。聖人效之而爲著卦之變化。天之垂象，或見休徵而爲吉，或見咎徵而爲凶。聖人象之而于卦爻之順理而得者，則定之以吉。于卦爻之逆理而失者，則定之以凶。河出圖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數，是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出書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數，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各居其所。聖人皆則之，而或以畫卦，或以序疇。聖人所制卜筮之事，孰非造化之自然者哉。此節說者多泥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遂極力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矣

奎文

作推原語，甚傷語氣。如云：人知聖人之作卜筮，不知天生神物于先，聖人乃則之。于後，易有變化，不知天地先有變化，而聖人從而效之。易有吉凶，不知木天之垂象見吉凶，而聖人從而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之作易，叙疇則本于此。愚謂之殊，覺未安。不如只平平說聖人作易時事，而其本于造化自見。于四者皆作易之所由，一句亦不相妨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總言易之所以前民者，以應首節承上文。聖人本造化以作易，于是前民之法，无一不備。揲著求卦，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焉，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其卦爻之下，各有所係之詞，所以告人，以義理之所在也。其繫詞之中，又或定之以吉，定之以凶，所以斷其當趨當避，而不使之疑也。示之以象，告之以詞，而又斷之以吉凶。

何志之不通何業之不成而何疑之不斷哉
信乎其足以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當屬八章擬議之例易大有上九之詞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也子曰所謂祐者乃思或啟之行或翼之而得其助之謂也然助豈俾得者哉助自得之天者天之所助者必其順而不違者也人違天亦不違人矣助有得之人者人之所助必其信而不妄者也我以信孚乎人人亦以信孚乎我矣此感應之定理也今大有上九以剛居上而下從六五六五柔順而屯而上九與之下交是其身之所履者信而无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上

七

奎文

妄心之所思者順而不違且有下士之誠而尚乎賢滿而不溢又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可見人欲得天人之助者必信順而尚賢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儻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亦言聖人作易君子用易之事首自言聖人之作易曰問之書木以載言而言之丁寧詳悉非書之所能盡言本以達意而意之含蓄深遠非言之所能盡信如此說則聖人憂世憫民之心其終不可見乎子曰意固不易以言盡聖人立奇偶之象以示人其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凡言之所不能傳者皆可使人觀象而得之矣聖人之意欲使人知天下之情偽也設為六十四卦以盡奇偶之變凡天下之為善為惡无不示象于此而情

偽可盡矣而又于卦爻之下各繫之詞而告之爲吉爲凶而聖人之言亦于此而盡矣由是揲著求卦之法以立自七八九六之變以得所值之卦爻即以卦爻之理而通之于事爲之問使天下萬世之人皆得趨吉避凶以盡利焉人之有疑者所爲必決自象變既設人皆知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于是相牽樂于趨避而不能自已而又不知誰改之誰爲翼之也非所以盡神乎至此則聖人何嘗有不盡之意不盡之意而聖人之意何嘗不可見于天下萬世乎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自所立之象觀之知夫易之所有惟陰陽而已則畫之奇而爲乾畫之偶而爲坤其即易中所包蓄之緼耶何以見乾坤爲易之緼考初畫卦定位之時乾畫與坤畫相對而列由此而相摩相盪而自陰而陽自陽而陰爻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天

奎文

變不窮之理已立于其中矣使當時不立此乾坤之畫則所謂變化之理何自而見變化之理既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不可復推爲變通之用而乾坤不幾于息乎此聖人之所以立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聖人既立卦象天下之理具在其中是故自卦爻之形而上則皆自然之理而謂之道自卦爻之形而下則奇偶一定之象而謂之器由是本自然之化而裁之爲七八九六之數斯則剛柔相推求往交錯而謂之變變既成節所值之卦爻推而行之于事爲之間則利用出入而謂之通然是變通不特一人可用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皆如是變如是通則志无所不通務无不成而萬世賴之不謂之事業乎至此則聖人之意可謂无不盡者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
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象本聖人之所以盡意是故夫象也者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
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象本聖人所以象天下之賾則
能窮極天下之賾而一物之不周者惟存乎卦爻本
聖人所以效天下之動則能鼓舞天下之動而使之賾
乎爻之詞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上 无 奎文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易之
變易中原有動變不常者而後化裁可用也因所值之
卦爻而推之行事則存乎易之通易十原有通達无礙
者而後人可推而行也若夫得卦爻之變而不泥于變
得卦爻之通而善用其通所謂神而明之也則存乎其
人苟非其人不能有此妙用也其人豈易得哉同此卦
爻之理變通之用獨能不煩擬議而全其于已不假言
說而實體于心則存乎平日之德行涵養純熟而後自
成自信如此也
豈易及者哉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以明易之體用首節言卦爻所由也若云昔聖人作易自大極判而為兩儀自兩儀分而為四象自四象而復加一奇一偶純陽純陰陽陰陰人者之畫以次而別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象即在其中矣如三奇則乾之象二奇之上也偶則兌之象之類是也此只可謂之畫不可謂之爻也因此八卦之上重加人卦而為六十四卦則有內體之貞外體之悔而六爻之位即在所重之中此立卦立爻之始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奎文

此下言吉凶所由著承上文言八卦列而象已具八卦重而爻已備卽是以觀但見其奇畫之剛與偶畫之柔交相推盪而卦爻之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往來交錯無不見于其中矣由是變之在卦者消息異時則繫之卦詞以命一卦之吉凶變之在爻者當否異位則繫之爻中矣○蒙引云變字就卦爻上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愚意卦爻有一剛復有一柔若彼此推換而出故曰相推變卽如卦變云某卦自某卦來陽來居五陰來居二之類皆自成卦之後兩卦相形見其若自彼來卽所謂變也○變就卦言動就著言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承上文言動固在繫詞之中當著未設而卦爻未動吉凶悔吝亦无由而見至于撰著求卦之後動在何卦動在何爻而後卦爻之詞或吉或凶爲悔爲吝于是可見是吉凶悔吝生乎卦爻之動者也○蒙引云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專爲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承上文言吉凶悔吝固生乎動試以卦爻之動言之其成卦之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然或剛變而通于柔柔變而通于剛所以趣乎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時也○如筮得乾則六剛爻是立卦之本

或初爻當變而通于柔則趨乎姤二爻當變而通于柔則趨乎同人六爻變則趨于坤之類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文剛柔變通而吉凶見矣然是吉凶二者每以相勝為常而不容並立當其吉也則有吉无凶是吉勝乎凶也當其凶也則有凶无吉是凶勝乎吉也

不入乎彼必入乎此卦爻之示人惟此而已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言吉凶相勝而推其理之所以然若云吉凶之常相勝而不已者何也以物物各有其正而常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其正而常者垂象以示人而已日月之道其正而常者明以昭萬物而已天下之動其正而常者則惟此一理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而已此吉凶所由常相勝而不已也蒙引云天地日月二句輕不過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奎文

引起下句耳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上節言卦爻吉凶此節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若云易不外卦爻吉凶然卦爻何由而作乎今夫乾之所以為天也其德確然至健是以理出必行氣運必達為萬物始而無阻滯常示人以易矣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其德隤然至順是以因天之理因天之氣代以有終而無勞擾常示人以簡矣蒙引云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節又自夫乾確然至情見乎辭是一節皆言卦爻吉凶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承上文乾坤所示之理如此而易之所為爻也者不過做此乾坤之理者也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皆乾之健而易也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皆坤之順而簡也易之所謂象也者不過像此乾坤之理者也諸陽

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息而陰消所以象乾之易也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息而陽消所以象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承上文言易本乾坤而有爻象則可因著求卦而明吉凶方其揲著求卦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爻象隱然變動于著策之內及其著既揲卦既成也所值之卦所值之爻分明可見而為吉為凶顯著于卦爻之外其爻象之方動乎內即所謂變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象有卦自有占由是可以趨吉避凶事業從此而生吾人用易功業不因變而見乎至于占之吉凶卦有卦詞爻有爻詞而聖人憂世覺民之情不見于此乎有乾坤之理而卦爻以立卦爻立而告凶之占以明易之體用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奎文

夫易之理肇自天地則為造化體于聖人則為功業以造化言之天地不徒以法象大于天下也其所為大德者則曰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其始始作成無時或息而天地之大德在是矣能配天地者聖人之功業也而聖人之大寶則曰位蓋聖人以參贊為心苟不得位則無以成裁成輔相之功也是位乃聖人之大寶夫是位也何以守之則曰仁民為邦本必得眾而後可以守邦也是人也何以聚之則曰財財為民天必有財而後可以養人也至若理其財使公私各得其辭使倫理大明禁民為非使邪慝不作則曰義蓋義者裁制是非各得其宜者也義以理財則九賦九式有定制而生養遂義以正辭則大綱小紀有定訓而教化行義以禁非則五刑五罰有定法而民不犯至此而聖人之功業可以上配乎天地矣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畫卦之始而因及制器尚象之事若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欲有以前民之用仰則觀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象于天而審其升降顯晦俯則觀山川陵谷南北高深之法于地而察其變遷往來觀鳥獸羽毛毳革之文與天地寒暑燥濕之所宜近取諸身之形體性情而知其動靜慘舒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而辨其聚散生成莫不有陰陽之定體消息之迭運焉于是象其陰陽消息始作八卦凡微而神明之德熙萬于天地人物中者卦與之通而元間顯而萬物之情散見于俯仰遠近間者卦與之類而不違物理物情无不具于八卦則欲立成器以利天下舍此安取哉○蒙引云于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云有十

三卦之象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以民未知鮮食之利始教人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于山林以漁于川澤若此者蓋取諸離離象為日而網罟之兩目相承似之離德為麗物之麗于網罟者似之也○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摸寫是恁的蓋字是個半問半界的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諸離者言繩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視離而始有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而王天下以民之未知粒食也斲木使銳而為起土之耜揉木使曲而為扶耨之耒耨耨耕種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既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又取益之德天下之利益莫大于粒食又有取于益之義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神農以民之未知有无相通也教民當日中之時而相
市易招致天下之民聚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則所之
者不至于无所取所餘者不至于无所用而各得其所
矣蓋取諸噬嗑噬嗑之卦上明而下動日方中于上而
人相交易于下似之且噬者市也嗑者合也亦于市合
聚百物之義也○此市字是個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氏末黃帝堯舜三聖相繼而作斯時風氣漸開人
事漸順民已厭大樸之俗而思變矣三聖則爲更立新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制以通其變使民懼朴故舞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
通之者非強用智慮作爲于其間也不過因其自然之
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乃所謂神而化之故使天下之
民相安于神化之中而以爲宜此所以趨之而不倦也
夫天下盈虛消息之理每到數盡時極其勢必漸有更
改而變時數既變則當有以通之使其咸宜可行既有
以通之則人皆樂于趨向遵守而可久至于能久則天
人交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造化之理原自如
此三聖通變之實則何如三聖以向日衣皮服羽之風
人漸覺其陋乃爲衣裳之制辨章采別尊卑禮義之風
頓起鄙陋之俗遂變恭已无爲而天下治所謂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此也三聖之變化如
此其于易卦蓋取諸乾坤天地之變
化至易至簡而无作爲正相配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濟天下
蓋取諸渙

以民之阻丁川澤也。聖人剡木使中虛而為舟，剡木使末銳而為楫，舟楫有載物浮水之利，以濟川澤之不通，致四方之遠，以便利天下。蓋取諸易卦之渙，渙上巽下坎，木浮水上之象，舟楫似之。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以民之病于陸行也。聖人因牛之性順而窾其鼻以服之，因馬之性健而絡其首以乘之，使之引重載致遠道，以利乎天下。蓋取諸隨，隨之為卦，下動上說，牛馬引其下，人安處其上，非隨之象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聖人以患之不可不防也，設重門以為固，時擊柝以相警，以待暴客于未至，而使之无可乘，其防患于未然，蓋取諸豫卦。豫，備之意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聖人以民之知粒食而未知脫粟也，于是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有臼杵舂治之利，而萬民賴之以濟。蓋取諸小過之下止而上動也。

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聖人以天下不可天以威之也，子是施弦于木而為弧，剡木使利而為矢，弧矢有射疏及遠之利，所以示天下以有警備而使之畏，蓋取諸睽。睽者乖異之謂也，天下有乖異者，必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之制，上承蒼符，棟而下覆者，有宇，雖震風凌雨，皆有以待之，而无患其壯固安居，蓋取諸大壯。壯有壯固之義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而巳，不封一土，不樹一木，喪哭之期，尤有定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則封樹之制，喪期之數，由此而定，以爲送死大事，不可不厚。蓋取諸大過，而爲是過厚之制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而天下已治。後世民僞日滋，于是聖人易結繩以書契，言不能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以臨之，由是在百官則功罪有可考，名實有可稽，而百官以治。在萬民則情僞有可審，是非有可辨，而萬民以察。其明白剖斷如此，蓋取諸夬卦明決之意。聖人包舉天地人物之理，而作易，故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美

先聖後聖，制立法皆不能出于易之外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

此章言易象與辭，皆所以前民之用。承上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已。而卦爻之象也者，乃造化事物之理之形似也，理不可見，聖人立此象以示人耳。

象者材也。

後世聖人復繫之辭，其繫于卦下者爲象，象者則統論一卦之材也。卦有德體象變之材，善惡純駁所具不一，而明之也。

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其繫于每爻之下者則做傲天下之動而爲言也天下之動進退取舍其端不一爻中皆具此理聖人因爻之地位而一一摹倣以示人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聖既立之象後聖復繫之詞是故吉凶本无形而難知也而吉凶因象與詞而生矣悔吝者本至微而難見也而悔吝因象與詞而著矣則示人趨避以前民用就有備于易者乎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七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畫數多寡二段言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因畫數而推及德行之不同若云卦之多陰者宜爲陰卦卦之多陽者宜爲陽卦今震坎艮陽卦也乃一陽二陰巽離兌陰卦也乃一陰二陽此其故何也陽卦以一奇爲主而二陰從之故多陰陰卦以一偶爲主而二陽從之故多陽天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陽卦陰卦之德行爲何如也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二陰其象爲一君而二民以二民而從一君以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豈非君子之道乎陰卦一陰二陽其象爲二君而一民以二君而統一民以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于天命則非其正乎人倫則非其常豈非小人之道乎愚嘗疑本義凡陽卦皆互畫凡陰卦皆四畫夫一偶畫豈可分爲二畫乎今蒙引云凡陽卦以一陽爻爲主凡陰卦以一陰爻爲主二語甚簡盡而又云爲一畫二陰各二畫未免周旋牽泥及觀韓康伯艮云少者多之所宗二君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育爲之君陰卦二陽故偶爲之主

蒙引首二句合斷可從也。○蒙引云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個。二是多意故坤爲眾。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夫子偶舉十卦十一爻之詞以釋之以見逐爻有有意義欲學者觸類而通也。易成卦九四爻詞曰人若憧憧然用私意于往來之間則意偏于此必遺于彼不能无所不感惟其朋類從爾之思而所及者亦甚狹矣。夫子釋之曰天下事感應之理盡之矣何用思焉何用慮焉。天下感應之理之具于事物者本同歸也。但事有萬殊物有萬變所行之途則各殊耳。感應之理之具于人心者本一致也。但所接不一事所應不一物而所發之慮因之而有百耳。夫慮雖百而致則一塗雖殊而歸則同。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于自然而不必容心于其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問吾之應事接物亦惟順其自然者而巳。天下事亦何用思何用慮而憧憧焉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試以造化觀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自生而不息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進極而退息極而消機之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退極而進消極而息機之伸也。其屈也所以感來者之伸其伸也所以應往者之屈。屈伸相感而明生歲成之利巳不期生而自生焉。造化之往來何莫非自然之理。何待于思慮而後然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試以物理觀之尺蠖必屈而後伸是尺蠖之屈乃所以求伸也龍蛇必蟄而後存是龍蛇之蟄所以存其身以待奮也物類之屈伸蟄存向莫非自然之理亦豈待于思慮哉不特此也即推之聖學亦有自然之機焉學者精察事物之理而細微委曲无不剖晰至于於此不容言之境此用心于內也以此出而應事則見理既真萬事到前適刃而解而處之各當非即所以致用乎學者出而應用事事合宜至于隨其身之所處而皆安此所利在外也然躬行既順則其心之所得益深所造益遠而日進于高明矣非所以崇德乎內外之問交養互發亦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者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承上文情義利用此下學之事猶可知也過此下學思為之境而愈進而上則不容有思不容有為有未知其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三

所以然者矣至于精義之極忘其為精義利用之極忘其為利用而于不測之神各同之化默契而无間焉乃其盛德所自致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

天下事原无容思慮易所為戒撞墮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六三之詞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夫子釋之曰凡人舉事必度彼度已如欲有所作為以圖功必度吾力之所能而後為之若其事本不易為而強用其力以至于困便是非所困而困焉必貽譏于人而名辱始欲有所憑藉以圖安必度其人之可依而後依之若其人本不足據而妄欲據之便是非所據而據焉必取禍敗而身危既名辱而且身危喪亡立至妻其可得見耶○蒙引云不要用九四九二及上六來人

鮮。只鮮其詞意云耳。以諸爻例之如是。○愚按俗講以非所困爲欲困人以成功。非是。凡不幸之困。非所自致。而忽然至者。正君子致命遂志之秋。是乃所謂困也。名向由辱。非所困而困。謂事本難做。而又非關于分道之不容諉。乃妄行取困。故曰非所困而困。斯乃名所由辱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之詞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夫子釋之曰。解上爻之詞。所謂隼者射之禽也。弓矢者射之器也。射之者則人也。夫君子懷經邦濟世之器。待時之可行而行。則致用者有其具。何不利之有。蓋其人之无其器而動者。必有礙窒。旣藏器於身而動以時。則從容應變而四達不滯。是以不出則已。而出則有獲。易所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早

云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正語夫挾已成之器而動者也。○隼者禽。三句據爻詞指點。下文之意。已躍然欲出。三復之得讀書之法。○蒙引云。或欲以器爲除暴去奢之器。愚謂不必如此拘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夫子釋噬嗑初九爻曰。小人不以不仁爲可耻。而樂就之。不以不義爲可畏。而輕犯之。有時爲善以刑之在前。也不見利。則不勸矣。有時懲惡以威之。而後畏。也不威之。則不懲矣。其情狀如此。則方其初萌。不仁不義之時。而卽有威刑以懲之。于不仁不義之大者。因此知誠而不敢爲此。真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大誡爲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夫于釋蠶嗑上九之爻曰：爲善有成名之理。若不積則
特片善耳。无可稱之實。不足以成名也。惡有取禍之理。
若不積則特小過耳。无可殺之罪。不足滅身也。取禍取
福皆係所積。如此可見善雖小。而自此積之。卽成名之
基。惡雖小而自此積之。卽滅身之本。奈何小人以不善
爲无益于名。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于身。而弗去也。
故其惡積之久。至于彰著。而不可掩其罪。至于滅身之
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蓋言積惡而滅身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周易說略 卷四 繫辭下

聖

夫子釋否九五爻義曰：凡持其安者未必安。惟其心常
若危者則安。其位之道也。持其存者未必存。惟其心常
若亡者則保。其治之道也。持其治者未必治。惟其心常
若亂者則有。其治之道也。是故君子位雖安矣。常思天
位難享。而不忘危。國雖存矣。常思社稷難保。而不忘亡。
政已治矣。常思萬幾難理。而不忘亂。其所以求安圖治。
保存者。曰慎。一曰：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久存。常治而
可保也。否之九五當否將休之日。而其心常曰：其將亡
乎。其將亡乎。卽如繫于苞桑之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釋鼎九四爻義曰：凡人居位以德謀事。以智任事。
以力必相稱。而後无患。若其德本薄也。而居之位則尊。
知本小也。而謀天下國家之大力。本小也。而任安危休
戚之重。鮮有不及于禍敗者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蓋言才德不足而不勝大臣之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望

夫子釋豫六二爻義曰大於事物之際能知其是非之介者其明之至而神矣乎夫上交貴恭而易至于諂下交貴和而易至于瀆其諂不諂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君子上交未嘗不恭也而不至于諂下交未嘗不和也而不至于瀆其仰所謂知幾者乎然何以謂之幾未動之先吉凶未兆動之後吉凶已形皆不可謂之幾也幾者一念方發之始其動甚微而其為吉凶即于此見端雖无吉凶之形而已有吉凶之理不可不察也君子見是幾之動其為吉之先也則作而趨之其為凶之先也則作而避之不待終日而已決矣幾最難見君子何以能然易言之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之心安靜堅確如石之介不為物所動者自不為物所蔽其于吉凶之幾不待終日而顯然明識矣故其于幾之所在无所不知不特上下之交而已也知其微而用吾晦焉知其彰而用吾明焉知其柔而用吾怯焉知其剛而用吾勇焉皆不俟終日而定此其識超越衆人豈非萬夫之望乎○蒙引云自知幾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知幾自易曰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于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夫子釋復初九爻義曰純乎善而无待于復者與道為一之聖人也顏氏之子其殆近之乎其偶有一不善之

萌于心。則省察得到。未嘗不知。及其知之也。則決意克去。而未嘗復行察之明。而去之決。此顏氏之所以庶幾也。易口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殆足以當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夫子釋損六三爻義曰。天地絪縕。兩相與也。萬物得氣以成形者。皆漸化而凝。厚男女構精。兩相與也。萬物之育之功。于此而成。况人之相與。而可或雜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三人則情雜而亂。兩則交專而一。損三爲二。以一合一。則情義專一。无所間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周易說畧。卷四繫辭下。星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子釋益上九爻義曰。君子將有動也。必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形于動焉。將有語也。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于語焉。將有求也。必先以義定其交。而後有所求焉。此所謂立心有常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必與。言則必應。求則必與。而未嘗或失也。不然。不能順道以安其身。而危以動。則動而不合理。而拂人之欲。尺銜乎不與也。不能和氣以易其心。而懼以語。則言必无序。而不足也。感人民斷乎不應也。不能以義定交。而妄有所求。則求者雖殷。而適足啓厭。民斷乎不與也。此皆立心勿恒之故也。至于有所動。有所言。有所求。而皆莫之與。則衆叛親離。而禍敗立見。傷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易畫與易辭而贊其能前民用也。首章言卦畫若云。伏羲之畫卦。初為奇偶。二畫是所謂乾坤。是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從出。其易之門邪。夫乾之一畫體一而實是陽之形質也。坤之一畫體二而虛是陰之形質也。此陰陽二畫相交而配合其德。子是為人卦。為六十四卦而卦之為剛為柔者。各有其體。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卦交既畫。凡陰陽變化之跡。所謂天地之撰也。皆以此體之而形容之。畢肖凡陰陽變化之理。所謂神明之德也。皆以此通之而發揮之。无遺。凡顯而該至著之象。隱而盡至微之理。天下之道。有外于卦畫者乎。○蒙引云。陰陽合德。德字輕看。只事奇偶相交也。此係言畫卦之事。下條則言繫辭之事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四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承上言卦交既設。而文周復繫之辭。一卦有一卦之名。一爻有一爻之名。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其稱名雜出。而不可一律齊也。而實各有定理。无少差謬。蓋萬物雖多。无不出于陰陽之變。交周因卦交。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何謬之有。然考卦交所稱之事類。則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其哀世民。僞日滋。事變日煩之時。聖人不得不憂之深。而慮之切也。乎。則其稱名之雜。時為之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承上文言。夫易既有卦交之辭。則其中何所不備乎。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者。謂之往。易皆有以彰之。使不晦。吉凶悔吝。事之未至者。謂之來。易皆有以察之。使前知。人事之顯。人以為粗迹也。易則明其本于理數。而微之。

義理之幽人多日用而不知也易則即人事爲之開發以闡之名各有等易中所言君臣上下之位窮通得失之分必各當其名而名與實稱物各有類易中所言飛潛動植服食器用之物因其情狀而取以相類各有所宜卦爻之下有所言爲是爲非爲得爲失皆正其言以示人而无所回互卦爻之下有其古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皆斷其詞以告人而无所依違凡所以通陰而之變而盡事物之常何一之不備乎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肯道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承上文言易无所不備而于无所不備之中又極其周密試歷舉之凡言之小者取類亦小易之稱名也或有事物之小者其取類則以形容陰陽之變又何其大也凡肯遠者詞多喻易所蘊之旨皆道德性命之微天地鬼神之奧何其遠也然其所著之詞則明白顯著又何其文也凡言之曲者未必中理易之爲言喻以物能通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畧

之人情何其曲也然揆之陰陽之理又无一之不中焉凡事之可蔽陳者多无深意易之敘事盡大小之迹究本末之端何其肆也然皆本之陰陽之變又何其隱而難窺也易之周至如此果何爲也哉蓋因民心之疑而莫次也欲有以决之而濟民之行使皆合于理故以此明天下之事逆理而失順理而得各有其報使人知所趨避耳此文王周公所以廣先天之蘊而爲開物成務之書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言易皆反身修德之事而三陳九卦以明之若曰易初自伏羲真商之季其道中微則易之係以象詞而復興也其有中古乎作易之聖人其有憂患之事乎不然何其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修德之事无乎不也至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卽卦名而見其爲修德之事亦上文云是故易書之中皆反身修德之事人之修德必以力行實踐爲先而所行之際必借上下尊卑親疎隆殺之節文以爲憑藉依據之地則易中所言之履是卽德之基也行禮而無卑已下人之意則不得爲禮而德无所執易所言之謙卽德之所以執持而爲事上接下之定則也有以制其外又當有以養其內易所言之復善端復于內則衆善皆從此而生非德之本乎善端既復又欲其常存而不失易所言之恒則一念如是念念如是非德之固乎然存養之後又當繼之以修治擴充之力易所言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人欲之私而爲德之修也易所言益之改過遷善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而爲德之裕也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吳

人欲盡而天理純矣將于何驗之乎能處困而亨方知其得力之至易所言之困卽德之所自辨也德至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物不能移易所言之井卽德植立之地也可與立而後物與權易所言之巽卽德中處事之裁制也此九者孰非反身修德處憂患之善物乎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贊九德之妙若云此九卦之德其妙有可言者禮本乎人情非強世之事固云和矣和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情之儀則加之錙銖則過滅之毫髮則不及和也而實至矣謙之爲道卑以自牧似不尊光矣然人道惡盈而好謙萬民之所服者在此有德者終不可泯聲譽之日隆者在此雖自卑也而實尊且光矣物

之小者易為物蔽復僅一念之善雖小也而人欲終不
得而亂之何其明辨于眾物之中也處雜者易自厭其
德而失守恒則常德自如處于紛華轆轤之地而不至
搖于外而起厭倦之心事之難易不一甚難然克治既深
室慾摧伏其勝氣力奪其艷心豈不甚難然克治既深
久則漸熟而安之初間雖難而後則易矣凡事之增加
者多出于強設也益之遷善改過日日充長以至寬裕
然不過去其所本无遷其所本有何曾有外索而添設
者乎窮者未必能通困卦之德身雖困而道則亨窮者
其身也而通者其道矣居其所者未必能及物也井之
為德義理自安居其所矣然能隨感而應運用不窮不
又能遠乎凡稱量乎物者多有稱量之迹異以入事之
中而酌其宜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
之所能窺者其稱也不亦隱乎九卦之德之妙如此比
其所以切于人之
德而可著于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巽

興利因以寡怨并以辨義異以行權

此節言九德之用承上文言履惟其和而至也則可用
之以和行凡事依禮而行則无所乖戾而行已當矣謙
惟其尊而光也故可以制禮制節謹度而不放逸則禮
由我行而无失節矣復惟其小而辨于物也則獨知之
地可以自驗其善端之存而不容或昧恒惟其雜而不
厭也則可以一其所復之善而无二三之私損惟其先
難而後易也則致禍敗德之害可自此而遠蓋惟其長
裕而不設也則日進高明之利可自此而興困惟其窮
而通也則患難貧賤无入而不自得而天來可以審其
井惟居其所而遷也則安而能慮事物之來可以審其
為是為非而皆當異惟其稱而隱也則凡事能復游以
入不必拘其成迹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人能反身
修德如此尚何憂
患之不可免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章言易之切于人而望人之體易也易書字兼卦爻與詞而言自爲道屢遷至唯變所適皆言卦爻之變而詞亦隨之自出入以度至如臨父母皆指辭而言然辭者皆變之所爲也總見易之不可遠夫子說易之爲書也有畫有詞人所當擬議以成變化者不可忽忘而遠之也蓋以易之爲道屢遷而不可執一求也其爲變遷者何如卦爻之陰陽之變一動初无定居周流于卦中六爻之虛位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而无常或剛變爲柔或柔變爲剛而相易其剛柔上下皆不可爲一定之則惟隨其變之所趨而占其屢遷如此所以能體事而无不可遺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巽

承上云易因象繫辭辭之所言皆利用出入之事其言出入必以事理當然之度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內皆知度不可違而凜然戒懼不敢妄爲焉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此也又于出入以度之中凡遇憂患更加諄切明告于人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使人于內外之際慄慄然畏懼雖无師保以戒慎之常若父母臨于其上易之切于人者若此如之何其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承上文云易不可遠如此學者若初循其辭而揆度其理則一卦自有一卦之定理一爻自有一爻之定理既有典常而可守矣然理雖有定苟非其人能率詞度理而見之行事則是理之在易者不能以自行所謂神而易者則存乎其人也○蒙引云而可爲典要通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言也既有典常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
必謂向无典要而今方有典常。諸解多云以變言之
而不可為典要以詞言之則有典常似未要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若云易之為書也原一畫之始
要六畫之終以為全體者也卦必六爻備而後成質此
六爻也有以陽居陰位者有以陰居陽位者交相錯雜
唯六爻隨時所值陰陽之物而已其時所值之物不同
此六爻之所以相雜也。蒙引云原字要字不用十分
重看只是有始无終不成卦必兼乎始終方成卦耳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六爻固唯其時物然其詞義之難易詳畧不能无辨初
爻之義今欲知則覺難上爻之義今欲知之則覺易何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四九

也初在卦始卦之本也本則一卦之質未成而其義尚
隱故難知上在卦中卦之末也末則一卦之質已備而
其義大著故易知初唯難知故聖人當係初爻之詞必
擬議其為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上惟易知故
聖人繫上爻之詞不過因初爻之象與占而卒要其成于終而已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承上云初上二爻之詞如此若夫雜陳天地間一切事
物而撰述其所以然之德物有淑慝德有邪正悉辨其
是與非而不淆則非中四爻不能備矣。蒙引云自其
初難知至不備以六爻之詞言之也其原始要終唯其
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詞在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承上云卦有初上本末之詳又有中爻物德之脩天下之理具矣因發嘆曰人若有欲知天道之存亡人事之吉凶者亦據六爻所脩而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以究其消息之機得失之報則存亡吉凶居然可知而不勞餘力矣然在知者又不必脩求之各爻也只觀其彖詞而所謂吉凶存亡之理已思過其半矣知者不可多得六爻安可以不脩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與下節復論中爻之同而異若云卦之理固非中爻不脩然中有所同亦有所異不可不辨也二之與四皆陰爻同能為柔順之功也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其位異矣惟其位異故其善亦不同二之善在多譽四之善在多懼四之所以多懼者以其近于君而有凌逼之嫌也然柔之為道非得陽以爲之依附則无以自立

周易說畧

卷四繫辭下

五

亦不利于遠也而二乃大約得无咎而有譽者何也以位柔而居中故也柔而能中所謂柔嘉維則臣道之統者雖遠而无不利矣○蒙引云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係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未乃云其柔危其剛勝取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之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之與五皆陽爻同能爲剛健之功也而三居下體之上五居上體之中其六異矣然在三則多凶在五則多功此何以故以五居君位而貴則可以有爲三居臣位而賤則難以自專也若論處此位之道三之與五大抵皆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其位而危以剛居之則沉毅有爲乃足以勝其位而无難也二之與四三之與五其或同或異者如此此又中四爻之大凡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總是贊易道之廣大悉備而及其所有之名若云易之爲書也統言之則廣大析言之則悉備何以見之且據八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方易之小成已具有三才矣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而重爲六十四卦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其六畫者非他也亦不過是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皆具于易如此易之廣大悉備何如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五

承上文言易惟備三才之道則六畫皆道所在也是道也何以謂之爻以一畫自爲一義變動而不可拘故曰爻爻者從其交變而得名也爻何以謂之物以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曰物物也者從其不相齊之質而名之也物何以謂之文是物也剛柔之位相間而立故曰文者從其錯雜而名之也然爻有當有不當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當者亦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謂之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不當者此則吉凶之所由生也爻也物也文也吉凶也要皆三才之道之所顯著也其廣大悉備不愈明乎。爻物文都就爻位說文不當句方兼九六說當不當只是或得或失不可拘剛居柔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原易之所由興而因以見聖人之情若云易之復興也于何時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爲君臣之事耶以文王之聖親值末世之事而作易是故其詞多戒懼警惕之意凡詞中之所言以危居心者必因其戰懼而使之平安以易居心者必因其安肆而使之傾覆此危平易傾之道甚大而无不該凡百有事平者必出于危傾者必出于易未有能廢之者也欲何爲哉不過使人懼于始懼于終終始一于懼而不敢少有慢易之心所言危者固欲人懼以承之所言易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有平无傾歸于无咎而已易之憂世覺世其道固如此其切于人何如哉

右第十一章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五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承上章言聖人處憂患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既具作易之本遂作易使人卜筮亦有以知乎吉凶也若云夫聖人有純乎乾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健也故其德之見于行有遇事必爲而无沾滯固恒易矣然非一于易而忽天下之事也其于危機所伏卽知其爲險而不輕進焉聖人有純乎坤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順也故其德之見于行有行所无事而无紛擾固恒簡矣簡足以順應天下之事也其于困厄所臨更能知其爲阻而不輕冒焉知險知阻如此所以无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夫至健至順者之知險知阻誠以其平日心與理合而能說諸心及其臨事即以所說之理再加詳審而研諸慮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其為險阻與非險阻無不前者則趨之力行而不已也○本義分屬乾坤覺未受蒙引云合乾坤而同一道當從本義又以下二句分承上二句亦以渾講為受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聖人之悅心研慮而能前知者不過本乎理之自然者以知之而已是知理在天道則為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屬有消息之不在人事則為云為凡進退出處語默酬酢之屬有得失之不一此理之甚顯者也天道人事之將有吉事也必有休美之徵兆于其先推之凶事无不皆然此理之甚微者也總之一理而已吉凶之已定者謂之器聖人即變化云為以象事則其事理之已定者可以知矣其知以藏往者如此吉凶之未至者謂之來聖人即吉事有祥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知矣其神以御來者如此其所以知險知阻定吉凶而

周易說畧

卷四

彙解下

壘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不假卜筮知器知來如此此豈可概求之百姓乎于其于易不能無作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易之理具于其中然无心之化難以遍喻也聖人作為易書明天地之理以示人以贊成其能由是人之吉凶未決者既盡人謀以定是非又因著策以盡鬼謀而審趨避則百姓之愚皆能知吉凶成變而與乎聖人知器知來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所謂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如何易理之在天地百姓不得而知也伏義作為人卦有以天道人事吉凶之象

明告于人者也尚未有詞也文王周公作爲爻象之詞則以八卦之情發而爲言者也既告之以象復詳言其情今卽易書以觀爲柔爲剛錯雜而居有時位之得者有時位之不得者吉凶不昭然可見矣乎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承上文象詞備而易之體以立易之爲用可得而詳矣其揲著求卦自四營至十有八變所謂變動也變動之始尚未有言也然由此而成文定象凡所以推明趨避之利而示人以言者卽在其中矣故曰變動以利言至于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皆因卦爻之情有向于得者有向于失者占詞隨之而有吉凶吉凶非以情遷乎是故卦爻之情有相愛者有相惡者愛惡相攻而吉凶由此而生矣卦爻之情有宜在近而反遠者則

周易說畧

卷四

繫辭下

音

病其疎有宜在遠而反近者則病其逼遠近相取而悔吝由此而生矣卦爻之情有以情相感者有以偽相感者情偽相感而利害從此而生矣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无害惟是其位既近而又相愛而相惡焉不以情而以偽焉其不相得如此必至于凶而又有害而悔且吝矣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如此此聖人能與能也百姓之所以可以與能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所謂以情遷者不特卦爻之詞在人之詞亦有之人言皆本于心如其人之將背義棄信而叛也心有所愧則其詞必慙其中有所疑也心无定主則其詞必枝有德之吉人其心常動故時然後言而其詞寡无德之躁人其心常動故不擇而發而其詞多後誣善類之人則必据據失寔而失之游自失所守之人則氣先自餒而其

詞屈人之詞因情遷如此卦爻之詞不以卦爻之情而遷不猶是乎。舊說失守欠明今斷作改節皆說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孔氏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愚按傳字宋儒呂氏所益費氏王氏本尚无之弊辭

文言序卦
雜卦皆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究其極功若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蓍數有卦爻天下之道盡此矣然蓍者何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蛋

由而生本聖人王道大行天下和平有以幽贊于天地之化育于是和氣充塞而生蓍之神物是蓍也所以為求卦之用也然蓍卦之數何由而起天體圓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是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為參天地體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是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為兩地而揲蓍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而起三奇則三三而為九三偶則三三二而為六二老之數倚此起矣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二則為八二少之數倚此起矣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于是用以求卦于十有八變之後統而觀之為陰畫者有幾為陽畫君有幾而卦體以立矣卦既成于其中又逐一考其何者為大剛為大柔何者為少剛為少柔而發揮之極其明悉則當動之爻于是以生矣夫聖人作易肇蓍之生起著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是故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為人所共由所同得者皆一一摸寫出來而何者為存為和順于道德也而于其中何者為吉為凶下事物之理皆于此析之甚精而无一之不窮天不人

物之性皆由此各得其宜而无一之不精盡理也性也皆天命也窮之盡之而極其至則于天命之本然昭合而无問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其大哉。觀變即觀十有八變朱子小字亦曾注觀陰陽之變不主著數或是未定之說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卽卦畫以明易道之大若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以理一也其凝成者謂之性其流行者謂之命將依此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五

理之本然而揆出以示人也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運行而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爲剛爲柔相因而无窮者地之所以爲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居仁由義體用之交盡者人之所以爲人也是皆所謂性命之理也夫此性命之理原通三才而兩之陰陽具而後天道成剛柔具而後地道備仁義足而後人道全皆兩而成化故易六畫而後成卦亦兩其三才以順之也夫此性命之理其爲陰故易之限甚明而不亂其或剛或柔相承迭運而不息故易之六位陰陽相間剛柔迭出而成文章亦以順其陰陽之分剛柔之運也卽爻畫觀之而易道之大不可見乎。右據蒙引演講時人多遵本義說兼三才而兩之句及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句都就聖人作易說云三才之理如此在三畫已具聖人欲兼三才而兩之自三畫之卦重爲六畫而後爲貞爲悔卦體以成自六畫而細觀之三四六陰也一三五陽也是分陰分陽一之剛二之柔三之剛四之柔五之剛六之柔相間迭用是迭用柔剛故易六位之間奇偶錯綜燦然成章似不如蔡說文順

理長但其本自
朱子難遽變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明伏羲卦位所謂先天之學也若云昔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是橫圖乃作易之原本也為其无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長之數也故取此橫圖規為圓圖今觀其位乾居南而坤居北非天地定位乎艮居西北而兌居東南非山澤通氣乎震居東北而巽居西南非雷風相薄乎坎居西而離居東非水火不相射乎此圓圖八卦對待之位也由是乎而八卦交相錯綜六十四卦從此成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以此六十四卦規而圓之以象天道之流行震離兌乾列之于左巽坎艮坤列之于右夫列于左者自震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五七

奎文

四而離三兌二以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是數既往者也數往則无推測之勞不亦順乎列于右者自巽五而坎六艮七以至坤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是知將來者也知來則假推測之力不亦逆乎即圓圖而細觀之固有順逆之辨矣然此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畫之所以成也若溯其成卦之序則必始于乾一而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以至坤八天一而逆數也夫卦氣之所以運者從易卦既成之後而取以為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乃易卦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論伏羲方圖之合于造化也若云伏羲既以六十四卦規為圓圖復以六十四卦積為方圖震巽居中巽

居左而向東南震居右而向于西扎震之象爲雷巽之象爲風是當物之始生雷以動乎物而發其生意巽以散乎物而解其鬱結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爲雨離之象爲日是當物之流行雨以潤乎物物由是而滋長也日以暄乎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之義爲止兌之義爲說物之告成艮以止乎物而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也兌以說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暢也次乎兌而極于西北者乾也次乎艮而極于東南者坤也乾于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皆乾之一職也坤于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皆包容于其中而乘時以出也是以圖位之間而寓造化生成之妙如此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庚

奎文

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章言後天之易若云昔者伏羲卦位以對待爲義文王取八卦而更置之起于震終于艮當一歲之運而造化流行之序于此可見矣夫造化流行必有爲之主者所謂帝也帝有出入其神妙不可測而皆寓于後天八卦之位帝之方出氣之自靜而動也而出則自震化機之發發于是矣自出而齊氣之由見端軍達也而齊則于巽化機之暢暢于此矣既齊之後而發育明盛昭著者是爲相見而相見則在乎離相見之後竭盡其涵育培養之力是爲致役而致役則在乎坤此帝自出而入之始也既致役矣則化機始斂而飽滿欣欣惟在乎兌爲然是說乎兌也既說矣而肅殺嚴凝之氣與生育長養之氣爭勝而不已也戰也此其在乾爲然由是化機盡斂寧靜休息是之爲勞而吹則其勞之地也休息之久而保合既至生育收斂之功于是无一之或遺而成矣而成則在乎艮此又帝自入而出之漸也○蒙引云帝者天之主宰究亦无他只是氣機耳又曰後天乾即

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
同例者也統之以帝字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
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夫帝之出入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之隨地以出入
耳萬物之出也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于時為正春萬
物發生之時也物既出矣由是而齊乎巽巽東南方之
卦于時為春夏之交故物之前此未齊者至此而齊齊
也者蓋言物之生意畢達無滯整齊非復向之始出而
未伸也離也者明之謂也于時為正夏萬物至此形
色色无不昭然相見見則明矣蓋離乃南方之卦南方
明之地也意者古聖人南面以聽天下向乎明而治蓋
有取乎南方之離也次離者坤坤之為卦地之象也位
居西南而當夏秋之交上旺之時萬物至此皆盡其極
養之力以向于實觀物之致役而知帝之致彼故曰致
役乎坤次坤者兌兌位西方正秋之時也萬物生意已
足叔敏充是皆有油然暢適之意觀物之說而知帝之
說故曰說言乎兌所謂戰乎乾者乾西北方之卦當秋
冬之交陽衰陰盛生養之氣與肅殺之氣互進互退而
交相迫擊也物之受此氣亦有所戰而不決矣秋者水
象而位北正北方之卦也在八卦之中此為安歇休息
之卦也以其時當正冬萬物保合太和乃其歸宿之地
也觀物之勞而知帝之勞故曰勞乎坎至于艮者則東
北方之卦也于時為冬春之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

月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五九 奎效

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是乃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萬物之成一帝之成矣故曰成言乎艮此動靜之所以无端陰陽之所以无始也造化之流行皆見于八卦者如此後天之學于是為至矣。數故曰字正借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八卦或言位或言時互見耳單言時處當點入位說單言位處當點入時說其言德言象亦是舉一例餘然不必增入以比章言氣機流行重在時與位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本

奎文

此章合先天後天總言之。以見其相需為用也。若云以主宰而言則為之帝。自其不測而言則謂之神。神也者无在而无不在。无為而无不為。不離于物之外。而實分滯于物之中。乃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試以後天六子分治之用言之。物必動而後生。動莫物也。萬疾乎雷。物必撓而其生始暢。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物必燥而後發榮。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必說而後生意暢。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浸。灌物必潤而後滋。長不窮。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之沾。濡物之斂。藏為終。壘端為始。而終萬物始成。始也。六子之用。何一而非神之所為乎。陰陽之變化成始也。六子之體。无以不得所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非先有交合之體。无以有分治之用。故必先列。天所與火為偶。而相逮。雷與風為偶。而不相悖。山與澤為偶。而通氣。然後陰變。陽化。凡所以動之。撓之。燥之。說之。潤之。終始之者。无不各盡其用。而萬物皆得成遂也。可見後天之易。與先天之易。相為終始。缺一不可。○邱氏曰。序六子之用。人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也。五

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蒙引于此章言分治。又言流行畢竟主分治是若言流行之序。則斷不去乾坤。且以潤萬物當冬月閉藏之義可乎。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即所謂卦德也。若云八卦各有其性情。乾三畫皆奇為陽之純其靜也。專而不可亂。其動也直而不可撓。誠見其為健也。坤三畫皆偶為陰之純。靜則翕而无為。動則闕而不撓。誠見其為順也。得乾之初而為震。一陽生于二陰之下。而不受制于陰存之為能奮之才而發之為振。作之用。性情之能動者也。得坤之初而為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不與之抗。是其體固沉潛而其用亦婉轉也。性情之能入者也。坎以一陽在二陰之間為陰所溺而不能自拔。則陷而已。離以一陰在二陽之中安于依附而不能獨運。則麗而已。艮以陽居陰上則勢極而不動。其性情務為鎮定而止也。兌以陰居陽上則意得而情見于外。其性情務自愉快而說也。八卦之性情如此。此易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也乎。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空

奎文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

為羊。

此言八卦之象乎物。若云八卦于物類各有其似。乾數所而性健。馬蹄圓而致遠。是乾為馬。坤數偶而性順。生蹄拆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為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是震為龍也。巽以陰伏陽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為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污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

內柔雖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故艮爲狗兌爲蓋說于二陽之外外柔說而內剛狠者羊也故兌爲蓋近取諸身雖用古者包犧氏章成語然與彼處不同彼是作八卦時事此是于八卦既成之後見卦有此象也蒙引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言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得之者若云八卦之象不持在物也其在身亦有然者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也非乾爲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非坤爲腹乎震陽動于下足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奎

奎文

則在下能動震爲足也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爲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艮陽止于上手剛而在前艮之與手爲類也兌陰拆于上口開于上兌之與口爲類也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无不合又如此

卷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八卦之象取諸人倫者也若云乾何以謂之父蓋以乾純陽至健乃天也天者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乎

父坤何以謂之母。蓋以坤純至順乃地也。地者物所資
生有母道焉。故稱乎母。至于震巽坎離艮兌何以有男
女長中少之稱。蓋震之為卦是坤初索于乾而得乾之
初畫。得畫在諸陽之先。故謂之長。男巽之為卦是乾初
索于坤而得坤之初畫。得畫在諸陰之先。故謂之長。女
坎之為卦是坤再索于乾而得乾之中畫。得畫者陽之
中。故謂之中。男離之為卦是乾再索于坤而得坤之中
畫。得畫者陰之中。故謂之中。女艮之為卦是坤三索于
乾而得乾之第三畫。得畫者陽之最後。故謂之少。男兌
之為卦是乾三索于坤而得坤之第三畫。得畫者陰之
最後。故謂之少。女乾坤者。大父母也。而六子則以所得
之陰陽分爲男女。乾坤者。大父母也。而六子則以所得
不承之人倫而有合哉。此據近說而衍之者。朱子小
註云。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離兌。與
此相反。私心覺其未安。故斷乎從此。

右第十章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奎

奎文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水。爲大赤。爲良
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駮馬。爲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自乾之象。廣之。乾純陽至剛。故爲天。陽
體圓而動。故爲圓。以圓之爲物。體圓而動也。尊而宰物
无所不統。故爲君。資始萬物。故爲父。陽德純粹。故爲玉。
陽德堅剛。故爲金。後天之位。乾居西北巖疑之方。故爲
寒。爲冰。乾爲盛陽。大赤。盛陽之色也。乾健而物之健者
莫如馬。自陽德之純言。老則爲良馬。自老陽言之。則爲
老馬。其純剛而无柔。則爲瘠馬。之多骨而无肉。其健而
至猛。則爲駮馬。之鋸齒而食虎豹。圓而在上。則爲木果。
○時說講爲圓。多云。天體圓而動。乾旣爲天。故又爲圓。
以象天之體。象天之運。補覺牽合。故不從若作。應試交
不妨從俗。漢書從諫。若轉圓則圓。
乃圓而能轉之物。又錢名。圓法。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交為眾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自坤之象廣之坤至順而在下故為地萬物資生故為
母柔而平廣故為布以布之質柔而平廣也以其虛而
容物故為釜坤靜翕而不施人性之吝嗇者似之坤動
闢而至廣人事之均平者似之以質本純陰順而又順
故為子母牛所載者廣故為大與三書皆偶故為交偶
書至多故為眾任下而能承物故為柄柄者承物者也
坤為極陰故于土色之中又為黑極陰之色也○布或
作錢布固不似其作展布說亦與為均相近只取作文
之便○布即布帛之布
○均或作均惠說似偏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
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
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畜

奎文

自震之象廣之震以一陽動丁二陰之下其象為雷以
雷者陽在陰內奮擊而成也為龍龍以動奮之身靜息
于地勢重陰之下也乾坤始交而為震故于色為玄黃
兼天地之色也陽氣始施故在人事為敷而方有作為
陽上進而前陰兩開无礙故為大塗大塗通行之路也
一索而得男則為長子陽動而銳則為剛決急躁而所
為必果震東方之卦其色蒼故為蒼筤竹筤者竹之筠
也震體下實而上虛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故似之其
于馬也則為善鳴陽氣在內開口出聲震一陽在下二
陰上開之象也為馵足一足懸起為作足四足俱動皆
陽動于下之象也為的顙的白也陰色也陰在于上震
亦二陰在上故似之其于稼也為反生以剛動于下反
生者萌自下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以德言
至于健則盛陽矣而生物必盛故為蕃鮮蕃鮮者草木
之美
盛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

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自巽之象廣之巽之爲卦一陰伏入而陽上盛其象爲木木根下入而枝葉上盛也爲風風者氣之善人象也爲長女一索而得女也紉木之曲而取直則爲繩引繩之直以制木則爲玉巽者德之制故在盥則爲繩直而在人則爲木玉爲白少陰之色也爲長風之行至遠也爲高木自下而上也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懦而不決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爲廣顙陽上盛也爲多白眼睢曰上下白而黑居中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爲近利市三倍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爲上于內而又善人故其人爲近利而所市獲三倍也其究爲躁卦震爲決躁巽三畫皆變則爲震矣○進退者且進且退也○髮血之餘血爲陰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奎

奎文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自坎之象廣之坎卦陽陷陰中內明外暗其象爲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坎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溝瀆行水而不盈也爲隱伏陽陷陰中也爲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矯曲者使之直輮直者使之曲皆抑制之也爲弓輪二器皆矯輮而成也其于人也爲加憂陽陷陰中不得亨也爲心病爲耳痛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痛爲痛矣爲血卦血之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以得乾中畫之陽故爲赤與乾同色也其于馬也爲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上爲馬頸下爲馬足中爲脊爲亟心剛躁在中也以上畫柔故爲下首以下畫柔故

為薄蹄又為足曳其于輿也為多眚坎為險陷在輿斯
為多眚矣為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不盈
人事亨通之象也故為通為月月者水之精也為盜陽
匪陰中而陷物也其于木也為堅多心陽卦故為堅陽
在中故為多心也○險陷者車之
災也○先天坎位西月亦生于西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
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羸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稿

自離之象廣之離明也故為火為目為雷三者皆天地
間之至明者也為中女再索得女也為甲冑外畫之剛
象其外堅為戈兵離火之性象其上銳其于人也為大
腹象其中虛也火性燥故為乾而无潤澤者之卦外
剛而內柔故為蟹為龜為羸為蚌為龜中虛而外乾故
其于木也為中虛而上稿○蔡節齋云內暗外明者火
與日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不如此說直捷亦不可不知也

周易說畧

卷四 說卦傳

亥

奎文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狗
為羸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自艮之象廣之艮以一陽隆起坤地之上又止于極而
不進故為山之象以一陽橫亘二陰之上為徑路之象
艮陽剛至小故為小石上畫連亘下二畫巽時而虛有
似于門闕故為門闕陽在上而實故為木之果蓏之羸
皆剛在上小而實者也闔寺止物之妄出入者也艮之
德止故為闔寺為指指者人身之剛而止物者也為狗
狗亦外剛而能止物者也為羸亦以前剛者也為黔喙
之屬凡鳥獸之剛喙能食生物者其喙多黑皆剛在前
也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坎陽在內
故堅多心艮剛在外故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

剛鹵為妾為羊

自兌之象廣之兌說也說萬物者莫如澤又其卦為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故為澤三索而得兌故為少女兌既為說而又上拆為口故為言語說神之巫與夫悅人之口舌為毀折兌于時為秋金氣始殺條枯實落也為附決一陰在上是柔附于剛剛盛上進勢必決柔故在人事為小人附已而已能決之象也其于地也為剛鹵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為妾陰之少賤者也為羊內狼而外說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宋子曰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借卦名序其事夾雜都有在裏面。蒙引云聖人只是畧類皆在所畧也又云序卦之義有相反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末至于極者也總不出此二例又云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之類則粘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卷五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有天地則造化流行于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為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繼乾坤以屯屯者正言萬物之盈滿于天地也。受者承接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然屯者又生意鬱積爲物之始生者也
物之始生必蒙昧而不明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兩句一聯上句申上下句起下若云卦之爲
蒙者正言物之蒙昧也指物之幼穉而言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穉當養需者飲食
之道正所以爲養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也有欲
必爭理勢之必至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

訟則各有朋黨起者非一人是有眾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正眾之謂也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眾必有所比輔而後統攝故受之以比
比卦者正言人之比輔順從于一人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眾既比矣必有所以畜養之者如
田里樹畜之類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畜之而後可教故受
之以履履者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有以禮相接則尊卑親疎各
得其分而安矣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一泰者天地交而王道行亨通之會也然物无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運之常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无終否之理當與人協力共濟以傾其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能同人則近說遠來而所有者大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滿則招損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而能謙則保其所喜而樂矣故受之以豫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完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人心和樂則必從之故受之以隨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隨人者非无故而空隨之也必各有其當盡之事故受之以蠱蠱者壞極而有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有事則可大之業由此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方長而盛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物大矣則有光輝顯著照耀人之耳目而可觀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來合
之者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之義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物而苟合則徑情自遂勢不能久如何可以苟合而
充以文之故受之以賁賁者文以飾之者之義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文以飾質本有亨通若極致其飾則反滅其質而
亨之道窮矣故受之以剝剝者本實剝喪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无終盡之理剝之爲卦陽既窮于上則必復生
于下所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也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善心既復則實理存于中
而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羊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自一念之善積而至
於念念皆善充實而光輝矣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德既畜聚然後可以優游涵泳養之以
俟其化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之謂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大涵養而後有設施不養則不可動而見于用故于
頤之後受之以大過言其既養則有大過人之才而成
事功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凡事以中爲貴不可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坎者
陷也過而不已則陷矣故人當遇坎而中止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人之陷者必有所附麗而後可以濟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右本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夫婦所關之大如此故者夫婦之交此下經之所以有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而故咸後繼恒恒者久之義也

周易說學

卷四序卦傳

七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此泛論物理言夫婦固當久若泛論天下之物久處盛滿者不祥久居權勢者必危固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故恒卦之後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所以示人知所退避而去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物无終于衰退之理將來必有盛壯之時消息本自相須也故遯後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无壯而遂止之理必將乘其壯而有所為故受之以晉晉者進而有為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進而不已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之義也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以就安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窮極而失節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謂也于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越禮傷恩以相乖離故受之以睽睽者乖離之謂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而難作故受之以蹇蹇者禍難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凡人患難无究竟不散之理故蹇之後受之以解言其難極則必散也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又為緩急慢縱弛之謂也人而如此必有所失而損矣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然消息之理亦无終損者損而不已必轉而為益故受之以益以下三卦或作學說懲忿窒慾則善日遷過日改而所學充足洋溢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益而不已則盛滿之極必決去堤坊而出禮法禁制之外故受之以夬夬者決去堤坊之謂也

夬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之决裂而去者必有所遇而後止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此本之蒙引與上段相連或作物之既夬必有

所遇合判乎此則附乎彼也此主夬小人遇君子說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相遇則相聚而為羣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之義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于下矣由是而上之朝廷所謂連茹彙征也則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知進而不知退故困也

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既不得進勢當自退而居下井者物之在下者也故受之以井

周易說畧 卷四 序卦傳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汚濁必革去之而後可食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之為用變腥為熟易堅而柔是能革變乎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主宗廟之祭器者惟長子為宜名正而言順也故受之以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震者動也動極則靜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之義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物又不終于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之義也此動靜相生之理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人之進者必有其歸宿之地故受之以歸妹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輕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進而得其所歸則造乎其極非中道而廢者之比其德業必然盛大而非小成者矣故受之以豐豐者極乎盛大之謂也

謂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窮極其大者必喪敗而失其所居之安故受之以旅旅者窮于外而不得其所安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周易說畧

卷四序卦傳

七

旅者親寡而无所容當巽順以處之故受之以巽巽者從容委婉以相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情相入則得其意而致說故受之以兌兌者相悅樂之義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心既相說則憂患之結聚于中者舒暢而无餘矣故受之以渙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者又人情離散之謂也物而使之終離則遠去而不可止矣當有以節之以定其志故受之以節制度數節

德行所以收斂其離散之情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既立爲節制。上當信而守之。下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一天下之心者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人而自有其信。則于事不加詳審。而所在必行矣。能免于過乎。故受之以小過。蓋天下事當隨時損益。不可膠定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于事必能有濟。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曰既濟。則事之終。物之窮。極處也。物而窮。則无日新不已之理。故既濟之後。受之未濟。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此動靜之所以无端。陰陽之所以交變。萬事萬化之所以无窮已也。

周易說畧

卷四 雜卦傳

七

右下篇

雜卦傳

韓康伯曰。雜卦者。雜揉眾卦。錯綜其義。蒙引曰。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之義。則一陰一陽之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乾純剛。坤純柔。比有親。故樂。師動眾。則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動。故見坎陷而不失其居。蒙坎幽暗而雜。艮光明而著。此二卦。又上下體自相反對。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于昧亦全體反對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生于下。艮陽止于上。損本泰也。而取下益上。則為衰之始。益本否也。而損上益下。則為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健不易止。而大畜之止。健則時適。然也。災必有因而无妄。之所得。則災自外至也。萃者聚而不散。升者上而不來也。謙者輕而不能自持也。豫者怠而不能自重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噬嗑食也。賁本无色。而有色也。兌陰外見。故為說。巽陰內伏。故為入也。隨前无故。故不飭。蠱後當飭。故不隨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生意潰爛。而向于无復。者生意復反。而向于有。

晉書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周易說畧

卷四 雜卦傳

三

晉者日出地上。而為晝也。明夷者日入地中。而見傷也。井有及物之功。是為通。困以坎遇兌。而見揜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咸不訓速。天下之事。惟感通為最速。故曰咸速也。速與久對。離與止對。離者散去。而不止。止者安處。而不離也。

解緩也。蹇難也。

既安則緩。縱方危則憂迫。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睽相疎而外。家人相親而內。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為反其類。犬壯陽既盛矣。君子不恃其壯。而輕進。故止。遯者陰長矣。君子見其萌而早避。故退。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

信也

大有者悉臣悉民所統者眾也同人者同心同德與之相親也革者去舊時之惡鼎者取維新之美革者更改之意故曰去故鼎之受物貴其新者故曰取新小過之過皆出于小乃所謂過也中孚之信本之于中乃所謂信也信美德過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時當盛大其事必多人當壽旅親之者寡離火炎上坎水就下小畜之力寡故欲畜衆陽而不能也履以和悅而履剛強故能進而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天過顛也

需者有待而不進訟者爭進而不親亦反對也天過以本末弱致顛覆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周易說畧 卷四 雜卦傳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姤以一柔遇衆剛小人始進之機君子之所當慮也女子之歸必待男子禮備而後行乃所謂漸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頤之爲養以正爲貴也事至既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得所歸女子之終事也未濟則道之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當事而道長小人屏跡而道憂而豈非世道之一快乎傳雜卦而終之以此蓋欲天下有治而无祗有君子而无小人其扶陽抑陰之意萬世猶將見也

周易說畧卷四終

